



書經講義會編卷之六

周書

周之建國自后稷始至文王爲西伯受命武王克商而爲天子因以爲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周家一代的政事故名周書凡三十一篇

泰誓上

昔武王伐紂與天下諸侯會于孟津出令以誓戒師旅史臣記誓師之言爲上中下三篇因首篇有大會字遂以名其書這是上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史臣叙說周武王卽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紂無道舉兵伐之至于孟津是時天下諸侯不期而來會者八百國夫觀天下人心歸周如此則勝敗興亡之機不待牧野旣陳而後決矣

此記武王之得人心以見誓師之由十有三年春是表年以首事亦以見武王守臣節之久必至十有三年而後興師也大會指天下諸侯來會武王說八百諸侯華夏蠻貊皆在焉見武王得人心之同不期其會而自來大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懋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武王將發誓師之言先歎息說道今我友邦冢君列國的諸侯共舉義兵在此及我本國管事的卿大夫與衆士卒凡相從軍旅者都要精白一心審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

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冢君指列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言卽牧誓司徒至百夫長諸人也誓者告以伐商之意包一篇在內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作民父母

武王誓師說道欲知君道所係之重當觀上天立君之心夫天地之于萬物論其形勢若相懸矣然乾元資始有父道焉坤元資生有母道焉其長養愛育之心就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天地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竝生于天地之間而惟人得氣之秀比于衆物心爲獨靈是人乃天地之所厚者也這人類中又篤生一箇着實聰明的聖人比于衆人最秀而最靈者遂立之爲大君而統御萬民焉是君又天地之所獨厚者也然天之立君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其體乾父坤母之心行子育萬民之政凡天地所欲爲而不能自遂者都代他爲之撫恤愛養亦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元后又繼天地而爲民父母者也夫天之爲民立君如此若爲君而不能行仁民愛物之政盡父母天下之責則豈不有負于天地付託之意乎

此先言天立君爲民之意以起紂失君道爲可伐也首句略斷資始則受氣有父道故乾稱父資生則受形有母道故坤稱母是天地爲萬物父母也惟人句與亶聰明對靈者知覺異于物也聰明者知覺異于人也聰明就心上說非在耳目上二句重講言天厚於聖人不徒使之自有餘而已命之爲大君子天下

使之聰明以有臨明哲以作則而體天地之心以爲
民之父母爾。父母就安養說。撫育羣生與資始資生
者同其功用也。重天意上不謂君能如此。亶聰明是
君德。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言天之立君意
蓋如此。見紂失君道不容以不伐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武王說天之立君爲民如此。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乃
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侮慢自肆不敬上天恣行無道降
災下民其無道至此。此豈能居天位爲民主乎。今日之
舉亦不過奉順天道耳。

此言紂之失君道也。弗敬降災串說言父母斯民天
之心也。紂不能敬天以安民而乃慢天以虐民。其有
負于元后之任多矣。其容以不伐乎。

沈酒冒邑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
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武王數紂之罪惡以誓衆說道商王受慢天虐民之事
固不可悉數。今特舉其大者言之。其荒淫自恣則樂酒
無厭沈溺而不復出。耽迷女色冒亂而不知止。其立心
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于人。不但誅及

一身并其族屬而刑戮之其用人則不論賢否但心裏所喜的人就并其子弟親屬悉加寵任荒淫佚豫不理國政惟務爲瓊宮瑤室高臺廣榭築陂障鑿池沼與凡侈靡的事竭民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于爾萬姓不但此也又爲炮烙之刑焚炙忠良諫諍之臣剖剔懷孕婦人的肚腹以觀其胎其殘忍暴虐一至于此是以上干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奉辭伐罪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惜乎義兵未舉而文考遽崩是以大功猶未成就耳我今日欲上奉天心仰成先志則征伐之舉豈能以自己哉

此言慢天虐民之實沈湎冒色是敢行暴虐之本罪人至孕婦皆敢行暴虐之事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惟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焚炙二句是立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侈服卽指宮室等而言言其奢侈以爲事也慢天就在虐民上見蓋作民父母者乃天爲民之意故紂之虐民卽所以慢天也天威是震怒之威大勳未集起下節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武王說惟文考之功未成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之也嗣位以來十有三年昔嘗以爾友邦冢君之向背觀商之政事何如使其懼而知警改過自新則我亦將終守臣節不復以征伐爲事矣乃紂則稔惡怙終絕無悔改之意酣飲縱樂夷踞而居把郊廟的大禮都廢了忽慢天地神祇不知奉事遺棄祖先宗廟不行祭享凡祭祀中供用的犧牲粢盛盡被凶人盜賊攘竊而去他也通不管理天地祖宗之心蓋已厭絕之矣他還說道我有民社我有天命以此自恃略不知懲戒其侮慢之失夫觀商之政如此則其惡終不可改而我之兵終不容已矣

肆字緊承上節言予嗣文考之後所當將震怒之威而終未集之勳者也然猶未遽伐之而以諸侯觀政于商冀其能改過焉耳然紂猶不悛而至于慢神則所謂慢天虐民者抑又甚矣伐之其容已乎以爾二句是追叙前日事惟受以下言不惟不能改而反加甚也。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武王又說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強凌弱衆暴寡也於是

立君以主治之使之守分而無相爭奪慮其昧天性乖
倫理也於是立師以教導之使之去惡而同歸于善這
爲君師的人居億兆之上秉政教之權豈徒自貴自尊
而已哉惟其鋤強遏惡修道立教能左右上帝之所不
及于以寵安乎四方之民令各遂其生復其性然後無
忝于代天理物之責也今天既厭商德授我以君師之
任有罪當討的我則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則奉
天以赦之廢興存亡一聽天以從事而已何敢過用其
心而擅爲好惡於其間乎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之所
不赦者故我不敢違天之意縱有罪而不誅也

此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之不容已也作君
作師正是天之所以佑民處作之君是使之操威福
以治爭亂作之師是使之明典禮以覺人心天之所
以立爲君師者以其能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乎天
下鋤強遏惡立綱振紀使無一人之不遂其生無一
人之不若其性此天所以立之也君師與元后字相
應寵綏與父母意相應但前爲紂之失道而言此爲
已之責任而言耳寵是恩寵之意謂加恩澤以安之
也四方下須補云紂失君師之道則君師之責在我
而克相寵綏之道有不容不盡者則夫有罪之當討

一奉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一奉天以赦之。何敢過用其心乎。有罪指紂。無罪指民。蓋承天以從事。不得不伐罪以弔民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武王又說。凡用兵者。必先料度彼已。然後可決勝負。我聞兵志上說。兩軍相對。先看他兵力強弱。何如。若是兩家兵力齊等。則較量其平日。那箇行善而爲有德。那箇行惡而爲無德。德勝則雖有力者。亦不能與之敵矣。若是兩家德行相等。則又較量其臨時。那邊兵出有名。而

爲義。那邊兵出無名。而爲不義。義勝則雖有德者。亦不能與之敵矣。夫兵家勝負之形。可決如此。今以商周之力較之。受的臣子。雖有億萬之衆。乃互相猜疑。各懷異心。人心不齊。雖多亦不足恃也。我的臣子。雖止有三千人。然個個同心戮力。彼此無間。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乎。是較其兵力。已不能勝我也。又何論德與義哉。信乎伐商之必克也。

此卽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兵志之詞。同力力字。須以士氣精明。人心齊一講。方與下一心字相應。度德就平日之善惡言。度義就一時行

師之曲直言。俱兼兩敵說。億萬心者。衆志乖離。寡助之至也。惟一心者。同以順天。應人爲心。多助之至也。以多助而較寡助力。既不同矣。況以德義而度之。相去當何如。此伐商之所以必克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武王說。今日伐商。不惟理勢之必可克。蓋亦事勢之不容已。蓋使商罪未極。天心未厭。則我之征伐。猶可已也。今受窮兇極惡。日積月累。計其罪貫已滿盈矣。天厭其德。而絕其命。特命我誅之。我若不順天。以伐商。是容縱惡人。抗違天命。其罪亦與之同矣。然則今日之舉。豈容

已哉。

此卽天意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商罪貫盈者。既敢行暴虐。又罔懲其侮。積惡之極也。二句言積惡者其罪大。予弗順。二句言長惡者其罪同。見商之必不可不伐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武王說。夫縱惡不誅。則與之同罪。故我小子畏天之威。蚤夜敬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天本命之。文考乃先受命于文考之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宜于后土。皆

以伐商之事告之。於是率爾有衆，奉辭伐罪，致天之罰于商。蓋將求免夫惟均之罪，而非出于輕動也。爾衆其念之哉。

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鈞說。受命三句，是舉其起兵時所舉之禮類。宜皆祭名，以求福。宜故曰宜。受命文考。是稟命于所親，以卒其伐功也。類上帝，宜冢土，是祭告于所尊，以表不自專也。有衆，卽有邦。至庶士，致天之罰于商，則能將震怒之威，以終未集之勳。承克相之責，以盡寵綏之道矣。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武王誓師將終，又致其勉勵之意。說道天之於民，勢雖相遠，而心實相通。居高聽卑，默有矜憐之意。但凡民情所欲，天必鑒而從之。如欲平禍亂，則卽爲之平。欲去疾苦，則卽爲之去。未有民心之好惡，不上通乎天者也。今民欲亾商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將士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虐，使四海之內，皆沐維新之治，而永無濁亂之憂可也。夫兵以順動，事貴乘時。今日正天人合應之時，苟失此時而不伐商，則上拂乎天，下拂乎民，而撥亂反正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立事哉。

上通告以伐商之意。此節勉以輔已之功也。天矜于民虛說。下二句正是矜民處所欲。泛指除惡之意。言從之下須補註。中民欲亾紂二句。彌予一人言輔我。以致天之罰也。永清四海者。言紂之穢德。既已胥天下而汙濁之矣。今惟除其邪穢。使汚君不得以毒痛。而天下沐維新之化。濁政悉爲之盪滌。而四方享安靜之休也。時哉應天矜于民三句。不可失應彌予一人句。天人合應。謂民欲亾紂。而天卽從之。不平不可失者。言一失其時。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紂惡復縱。將有惟釣之罪矣。此蓋迫於天人有不容已者。非謂乘其事機之會。而急於大功之集也。

泰誓中

武王伐紂。旣渡河。集諸侯之師。而誓戒之。史臣記其辭。爲泰誓中篇。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史臣叙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日。會兵伐商。至于戊午日。乃引兵從孟津渡河。暫駐于河北地方。是時列國諸侯也。統兵到此。會齊聽武王的號令。武王乃拊循其衆。發令以誓戒之。因申告以伐商之意。

此史臣記事之詞。用兵以次爲善。曰次于河朔。則有

整兵慎戰之意師以會爲正曰以師畢會則無襲取
倖勝之心狗者撫循而慰勞之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誓師先歎息說道凡從我自西方來的衆將士都
來聽我的言語

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者明
尊卑之分也此先及西土立法自近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
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武王欲數商紂之惡先舉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
有言人之趨向不同而其勇爲之心則一有一等爲善
的吉人意念所向惟在于善孜孜汲汲只是要幹好事
雖終日爲之而其心猶以爲未足也有一等作惡的凶
人意念所向惟在于惡孜孜汲汲只是要幹不好的事
雖終日爲之而其心亦以爲未足也我觀今商王受之
所爲都是不循法度之事而其爲此不法之事又着實
力行孜孜汲汲無少厭息如老成的人所當親近者彼
則放棄之罪惡的人所當斥逐者彼則親比之又且淫
于色酗于酒以昏亂其精神縱肆威虐以戕害于百姓

此正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在下的臣子見受之所爲如此亦皆習染化而爲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脅上權力以相誅滅其惡流毒于天下那無罪受害的人無處控訴只呼天告冤故其腥穢之德顯聞于天耳夫天道福善禍淫豈能容此凶人哉

吉人凶人皆指君言爲善是任賢去邪寡欲仁民凡存於心見于事者務欲合天理而當人心終日孜孜而猶不以爲足也爲不善卽遠賢昵姦縱欲殘民如下文所云皆是惟日不足俱就心言武王引古語重下句以起力行無度之語力行無度正所謂爲不善

而惟日不足者也播弃二句是用人之無度淫酗肆虐卽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意是一身之無度臣下化之三句是無度之惡染于臣無辜二句是無度之惡下及于民上徹于天矣○假上之權以脅人而滅其所仇故曰脅權相滅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武王說惟天惠愛下民慮其生之未遂則立君以長之慮其性之未復則立師以教之其保養而全安之如此人君居天之位治天之民必當仰體天心以盡君師治

教之責庶無負于上天立已之意也。昔有夏之君桀不能順天惠民，顧乃恣爲淫虐，流毒于下國。於是天心厭怠，乃佑命商王成湯，假手以誅之，而降黜夏命，遷于有商。夫天不容桀之殘民如此，今又豈容于受乎？則商命之將降黜也必矣。

此將言天命我以黜商，而先卽夏事以喻商紂之必亾也。惟天惠民，卽天佑下民之意。惟辟奉天，卽克相上帝之意。就安養一邊說，與流毒相反。二句是泛言其理，以起下意。夏桀以下言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黜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以其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武王說昔夏桀旣以有罪見黜，今商王受之罪比之于桀，則又過之。如微子者，本商之元子，又有賢良之德，彼乃遺落之，使其失位以去。比于者，以直諫匡救，彼不惟不聽其言，又加以殘虐之刑，至于剖心以死，天心久厭其惡，彼猶自謂已有天命，而驕縱自如。君德莫大乎敬，彼則謂敬不足行，而放恣無度。祭祀是朝廷大典，彼則以祭爲無益，而敢于慢神。暴虐是人君大惡，彼則以暴

爲無傷而忍于殃民當時夏桀雖稱無道而觀其所爲似猶未至于此則受之罪豈不又過于桀乎夫前人之成敗乃後人之明鑒今商之所鑒視者初不在遠惟在彼夏王桀耳桀之有罪天旣命湯黜其命矣今以商王受之多罪天豈得不使我伐商以治民乎且我於興師之時常得吉卜又常得吉夢夢與卜合重有休祥之應此皆天意所寓非偶然也以是知伐商之兵斷乎其必勝矣

此卽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承上言桀之惡旣見黜于湯則受之罪浮于桀有不容以不黜者剥喪以旌別之典不剛而過于暴刻不柔而流于姑息則化訓之道適得其中將見爲殷士者莫不感恩畏威悉去其舊染而爲德義之歸厥德信乎其能修矣邦其有不安乎

承上言殷民旣訓則孰爲率訓而可旌孰爲不率訓而可別可以行旌別之政矣故復更端歎息以告之邦之安危二句是言其所係之重以起下二句意不剛不柔要發得寬嚴相濟意出非謂不剛是柔不柔是剛也大意謂殷民放心雖收而餘風未殄毋忿其不從而徒以剛克之也必舉旌別之政而不剛以保

周書 卷之五 十一
之防閑節制之中常寓保全愛護之意可也母曰慮其難制而徒以柔容之也必施旌別之政而不柔以釐之調娛馴擾之內不忘鼓舞振作之術可也皆是因世道之升而爲由俗之政者二不字重看實從謹必寬和上變通出來厥德是民之德允修者凌德化而爲惟德滅義化而爲惟義皆有善可旌而無惡可別也未繳安而不危意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康王說昔周公之時殷民反側動搖故遷于洛邑親自監之謹愆戒飭不敢少忽是爲能慎其始至君陳繼周公之後其時殷民已漸歸服惟從容和緩以化導之是爲能和于中如今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在公又當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使殷民之感化者皆翕然丕變以終二公保釐之功這是能成其終乃我所期望于公者也夫由周公君陳以至公時雖有先後而以化殷爲心則無不同故或以謹愆或以寬和或以不剛不柔所施雖異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惟三后能繼治同道將見敷之爲道化則仁漸義摩處處周流而無有不洽推之爲政

事則剛舉目張件件修明而無有不治由殷民以及四方莫不沐浴膏潤安生樂業而在四夷左衽亦皆仰賴中國之德澤賓服恐後矣治道之隆至于華夷同戴寰宇昇平如此予一人得以膺受多福而享有道之長公之功不亦大哉

此承上而因期以化殷之效也三后雖並言語意當重畢公身上三克字有別周公君陳是叙其已能之詞畢公是期其必能之詞慎始者乘世道之方降而治之以剛所謂懋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和甲者乘世道之將升而治之以柔所謂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于我則天意可知苟不能慰民之心則不能順天之意將無以成永清之功而不免于惟均之罪矣此我所以必往也必往內當合上二節意講如云用忠良之助以應人心成人民之功以答天休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武王誓師將終乃復鼓舞激勵其衆說道我之伐商既在所必往今日須奮揚我之威武侵入彼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之君而戮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雖罪止一人而澤被四海使我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之功所以稱于天下者以其除暴救民也今我亦能取

凶殘以張殺伐則除暴救民之功亦將繼湯而有光矣
爾將士可不勉哉

此表已伐商之公心也。我伐用張處斷取凶殘內含
弔民意講光字就湯說言我所以以威武奮揚以侵
紂之疆界者正以商紂暴虐天下患之故欲取彼凶
殘以拯民于水火之中。于以建永清之烈于以成未
集之勲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焉耳。于湯有光承我
伐用張句說言湯之降黜夏命由桀之弗克若天湯
之心固公天下之心矣。今我之取彼凶殘由受之罪
浮于桀則于湯之心豈不益顯于天下乎。

勳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慄慄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王誓師既終又恐諸將士恃勇而輕敵復戒勉之說
道天下之事以懼心處之者恒成而以忽心乘之者必
敗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商王衆叛親離不足畏也而遂
輕忽之寧可只說彼衆我寡恐敵他不過而常存戒懼
之意可也所以然者爲何蓋今百姓畏商之虐慄慄乎
不能自保一旦聞我周之伐商皆懼忻感戴稽首至地
以迎王師有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如此所
賴以拯救保全之者在此一舉耳而可不勉乎又嘆息

說汝等其同以除暴救民爲德同以除暴救民爲心相與戮力致討一戰而勝商立定其克敵之功則庶幾斯民免于凶虐釋懍懍之危而得以久安于斯世矣不然將何以慰彼望救之民耶夫武王之誓師旣云戎商必克矣而猶懷寧執非敵之憂旣云予有亂臣同心同德矣而不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崩角解與註意不同作時義還從注

此勉將士圖伐商之功也。罔或二句是戒其心之忽而勉其敬意。百姓二句是推原上意以起下文。言人心危懼如此爾不容不戒其易而勉其難也。嗚呼以下。重責望之詞。德與心俱。主弔伐言。厥功是取。彼凶殘之功。應罔或無畏二句。惟克永世。就民命說。應百姓凜凜二句。言民心凜凜之時。夫固朝不謀夕矣。今惟使之去凶殘之害。而享安寧之樂。自是永保于無虞。而不復有凜凜崩角之患也。

泰誓下

武王伐紂旣渡河將戰乃復誓戒將士史臣記其辭爲泰誓下篇

此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者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史臣敘說武王既以戊午日師渡孟津至于明日將趨商郊臨敵甚近武王乃大巡六師按行軍壘之間然後曉然發令誓戒衆士以齊一衆志而作其氣焉

此史臣記事之辭。巡者巡視其部伍器械與中篇狗師不同。是時將趨商郊戰期已迫故先巡六師而後發誓也。明誓包下文討罪之意。輔君之功。造周之由。勝商之故言。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下民

武王誓師先歎息說道凡從我來的西方衆君子各宜知悉上天有明白顯著的道理賦之于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這五件道理比類相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無不彰明較著爲君者當敬守此道以爲法于天下可也今商王受身爲綱常之主乃褻狎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全然無所敬畏上則自絕于天而天棄之下則結怨于民而民畔之夫君天之元子民之父母也今悖理傷道以致天怒民怨如此我安得不奉天順人以討之乎

此下誓師之詞。天有顯道二句一串說道卽親義敘別信。雖具于人而實命于天者。以其著見于日用而

爲人之所共知共由。故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者，親屬于父子，義屬于君臣，序別信屬于兄弟，夫婦朋友一倫一物，截然而不可紊也。道自其本體言之，類自其散殊言之，此二句泛言以見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之意。荒怠弗敬，帶狎侮五常句，講自絕結怨，又狎侮五常之所致也。

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武王數紂之惡，說道商王受于冬月，見人有清晨渡水的，疑他脚骨何故耐寒，乃斫而觀之，惡賢人比干之強諫，發怒說道：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他既是聖人，其竅必與常人不同，乃剖其心而觀之，大作刑威，任意殺戮，以毒病四海之人，無不橫受其禍者，其所尊崇而信任的，都是姦邪小人，反放逐斥退師保重臣，不加尊禮于先王之典章法度，則屏棄之而不用，忠正之士如箕子者，則拘囚之以爲奴，把郊社事天地的大禮都廢了，不行修舉宗廟事祖宗的祀典都忘了，不行享祀，惟專作奇異的技術淫侈的巧物，以媚悅所愛幸的婦人，荒淫

周書
卷之六
後靡無所不至。夫剖賢人，囚正士，則君臣之義絕，不享宗廟。則父子之恩忘。黜師保，則師友之禮失。悅婦人，則夫婦之道乖。商王之悖亂天道，以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爲，遂斷絕其命而降是喪亡。則我今日之舉，乃所以行天之罰耳。爾衆士其可不孜孜然勉力奉我一人以敬行天罰哉。

此承上狎侮五常，自絕于天而言。自新朝涉至悅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實。不必分貼上帝弗順而降喪亡，是天亦從而絕之矣。蓋言已之伐商，所以順乎天而勉將士之輔已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武王述商紂結怨于民之事，先引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小民之情向背無常，以恩意撫恤我則愛戴其上，奉之爲君；上若以威勢凌虐我，則疾視其上，怨之如寇讐。由此言觀之，今孤立無助的人如商王受者，不知撫民之道，顧大作威虐，以殘害于汝百姓，使汝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是乃汝世世的仇讐也。寧復可爲汝

君乎。我又聞古人說道。凡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務須多方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務須將首惡的人處治了。以絕其禍本。今商王受正是衆惡之本。所當先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義興師。大以爾等衆士弔民伐罪。務絕滅汝之世讐。以除天下之禍本。爾衆士其庶幾齊心奮勇。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就汝君弔伐之功可也。爾若能蹈行果毅而功績衆多。則我不吝高爵厚祿之賞。以酬爾勞。若是不蹈行果毅而怠忽偵事。則必有顯戮示衆。以彰爾罪。爾等可不思策勛定難。以自免于罪戾乎哉。

此承上狎侮五常。結怨于民而言。與上節對看。洪惟作威。卽上節斲朝涉等事。亦是狎侮五常處。乃汝世讐。言結怨于民也。兩引古語。皆重下句。前引言以明紂爲爾之世讐。後引言以明紂之當去。殄殲乃讐。所以除衆惡之本也。果毅二字相應看。果者無畏避也。毅者不中止也。登乃辟者。去虐爾之讐。以成吾奮揚之武。除衆惡之本。以成吾張大之功也。功多是能。迨果毅者。故有厚賞。不迨是不果毅者。故有顯戮。嚴賞罰之戒。無非欲其果毅之意。此言已之伐商。所以應乎人。而勉將士之盡力也。

鳴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武王誓師將終又歎息說夫觀商主所爲天人共棄之如此則商家既有必亡之勢矣且爾衆亦知我周家有必興之理乎當商之季惟我文考率典以敬天修政以仁民聖德克積于一身而光輝發越于天下就如日月大明照臨下土一般東西南北地雖至遠而其光之所被舉四方之衆莫不共仰其休岐周豐鎬地爲至近故其德爲尤顯而一方之人莫不親親其盛夫其德之所及如此是以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戴有周宜其大受多方而有天下也蓋有大德者必受天命而我有文考之德爲之憑藉則天下之大自然不能舍我周而他適矣爾衆之輔我以伐商也又何疑哉

上三節詳商紂之惡爲天人之所去此節述文王之德爲天人之所歸輝光就德之發用說蓋言文考之德本諸徽柔懿恭緝熙敬止而布之爲禮樂文章昭明宣著故曰若日月之照臨光顯就及人上見光于四方是厥邦時敘萬民咸和仰日月之照臨者無弗徧也顯于西土是西土怙冒江漢化行被日月之照臨者爲尤深也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二句皆承

日月來。一直說下。不可以爲上句之實。曰惟我文考。見盛德。非人所能及。曰惟我有周。見大業。非人所能。與。誕受多方。就德上見出。不必實文王已然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說我文考之德。既足以興周。則我今日伐商之舉。唯憑藉先德而已。故我能勝受。不是我之威武。足以取天下也。乃惟我文考有德無罪。故爲天所佑而庇及後人耳。若不幸而受能勝我。却不是我文考之有罪。不足以得天下也。乃惟我小子德薄無良。故爲天所譴而辱及前人耳。然我文考之德克享天心久矣。我今奉先德以伐有罪。又豈有不克之理哉。

此節言勝商而克此多方。由于文王之有德。不能勝商而失此多方。非由于文王之無德。正見文考之德足以得天下也。只是衍上節意。善則稱親。過則歸己。而且致敬懼焉。聖人之心可見矣。○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于湯。近則欲無忝于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

牧誓

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臨戰之時，誓戒將士，史臣錄其語，爲書，以牧誓名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執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史臣記說：二月四日甲子黎明時候，武王引兵到了商之郊外，牧野地方，將與商兵交戰，乃發誓命，以戒勉將士。武王左手持着黃鉞，右手持着白旄，以指麾衆將士，說道：「爾等皆西土之人，我以伐暴救民之故，率爾遠行，如此，這是武王將誓而先慰勞之辭。」

牧野乃商郊之地，故曰商郊。牧野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鉞所以克敵者，杖之以爲倡率，使人覩之而思所奮也。旄所以示人者，秉之以爲指麾，使人見之而知所統也。二句是肅已之容，以嚴其誓衆之儀，與稱爾戈節對看。逖矣句是慰衆之勞，而啟其聽誓之心也。

王曰：「嗟！我有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氓，爾于立爾予，予其誓。」

武王將發誓，命先歎息，歷呼從征之人，以告之說。我鄰

國的諸侯與我本國的治事之臣司徒司馬司空亞大夫衆士師氏之官千人之長百人之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八國之人舉執汝之■戟排列汝之干楯樹立汝之長矛我將發誓命以告汝宜審聽之

此歷呼從征之人而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冢君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也御事正指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大夫則佐三卿之事士則分三卿之事師氏嚴出入之防千夫百夫長有綱維之寄者也人字總八國之人說蓋無事則安于服役而修事大之禮有事則受其約束而效從征之義■也此分華

夏蠻貊應武成罔不率俾■稱爾戈三句是肅人之容以作其聽誓之心與王左杖二句對看戈矛所以攻人干所以自衛皆耀武壯威之具也三句平予其誓應前節乃誓蓋將發誓命而先以此整肅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武王誓師說我聞古人有言■雞之爲物雖所以司晨然牝雞無晨鳴之理若人家有牝雞晨鳴則陰陽反常妖

孽見兆其家必主破敗蕭索可見陰陽有定分內外有定體婦人不可以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今商王受乃惑于妲己之嬖好惡賞罰皆決于其口惟其言之是用是所謂牝雞而司晨者也因此心志昏迷政事繆亂將郊廟的大祀都廢棄了不知天地祖宗之當報將先王所遺同祖之第與同母之第都棄絕疎遠不以道善遇之却于四方多罪逃亡之人乃尊崇而長養親信而任使以是人爲大夫卿士分布要地使之脅權肆毒加暴虐于百姓倚勢犯法爲秦宄于商邑其政事之昏亂一至于此皆以荒于女色不恤國政之故夫牝雞晨而家索婦言用而國亡此理之必然者矣

上四節皆武王整肅軍容之事此下六節乃武王誓師決勝之詞此先引古語起之以聲紂之惡也牝雞無司晨之理下二句正見其意牝雞晨而家道索則婦言用而國勢傾可例見矣惟婦言是用句緊承蓋婦言無預于國政今而賞罰皆出其口是猶牝雞之晨也昏棄以下皆由婦言而然所謂惟家之索也王父母第謂王父第及同母第皆先王之遺也註中背常亂理解昏棄六句蓋祀先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紂皆不然所謂背常亂理也俾暴虐二句所謂流毒

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予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武王說商王受肆行無道，神人共憤，乃天討之所不赦者。今我小子發興兵伐商，惟以敬行天罰而已，非得已而用之也。故今日之戰，當以節制爲尚，不以多殺爲功。其進而迎敵，不過于六步七步，卽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戰而殺敵，少不過于四伐五伐，多不過于六伐七伐，卽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怒而貪殺也。

今予發一句承上而言。今日之事貫下，蓋用兵以節制爲尚，故坐作進退攻殺擊刺皆有法焉，而不可過者。六步七步足法也，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手法也，乃止齊焉，是止乎其所當止，欲三軍之士如一人之意。兩勗字上以無輕進言，下以無貪殺言，所以明審法令而示以行陣之體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武王又說兵不勇則無以克敵爾將士庶幾振桓桓之威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有所退怯也然過勇則不免濫殺惟當于凶殘者取之抗拒者誅之若有能知順逆之理奔走來降者即當容納勿一槩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勉哉爾將士其武勇是奮而殺降是戒可也

用兵以武勇為主勇猛未奮則謂之不武然過勇而至于殺降則謂之不仁故以武勇勉之以殺降戒之蓋示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誓師將終又戒勅之說爾將士若于我之命而有所不勉或輕進或貪殺或無勇而殺降是違號令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必戮及爾身罔有攸赦矣可不戒哉

此總承上三節勗即上文三勗字獨言戮者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者亦威克厥愛之意也○此篇武王之所以誓師者皆本之以仁義而出之以節制行陣有禮賞罰有信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儆戒如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

武成

這一篇是史臣記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興太平自伐商以至歸周始終規模次第以總敘武功之成故取武成二字名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史臣敘說惟一月壬辰月初二日旁死魄越明日癸巳武王于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舉兵以往征伐商紂其始事如此

此史臣記武王伐商之時興兵之期也曰征者往正其罪見其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非無名之師也

庶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史臣敘說武王將興問罪之師乃先舉告神之典極數商紂的罪惡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其祝詞說道惟我周家先世有道的曾孫周王發將欲興師大正有商之罪今商王受雖居君位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受則暴恣殄絕全然不知愛惜百姓是

邦本受則酷害戕虐全然不知撫養身爲億兆之主不知明刑勅罰以誅鋤姦宄保安良善反收留四方有罪在逃之人與他做主而有司莫之敢捕如魚之聚于深淵獸之聚于林藪一般豈不亂政壞事哉夫商罪之當正如此但撥亂而反之正必須得人輔佐方可舉事今我小子既得仁厚有德的人抱濟世安民之畧者故敢敬承上帝之意而爲弔民伐罪之舉取彼凶殘遏絕亂謀惟時內而華夏冠帶之國外而蠻貊化外之邦無不相率從順我周同力伐商者雖是人心共憤不約自同但兵凶戰危何敢自恃惟爾天地山川之神同以佑民

爲心其尚于冥冥之中輔我戰勝攻取以救濟兆民而出諸水火毋使爲商所勝以爲爾神羞辱可也

此記征伐告神之詞底商之罪至名山大川作一句看言極數商罪告于天地以及所過之山川也曰以下是所告之詞有道對紂無道而言商王受以下正是底商之罪而推大正于商之由暴殄天物如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烝民卽殘害萬姓毒痛四海之類爲逋逃主卽崇信姦回比昵罪人之類予小子至亂畧又是大正于商之意必得仁人而後敢祇承于帝者蓋仁人乃廸知天威越天棐忱者也仁人

既得則知商必亡周必興而敢奉天討以遏亂畧矣
敢字重看亂畧卽指上暴殄等事華夏指友邦豕君
之屬蠻貊指庸蜀八國率俾者同以弔伐爲心而罔
不歸附也自予小子至此一直說言得仁人以奉天
討而人心無不不應如此不可以順天應人平看惟
爾有神四句亦係告神中詞乃求助于神之意濟兆
民中本克紂意說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
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臣敘說武王率伐商之師于戊午日東渡孟津河癸
亥日列陳于商國之外頓兵少息等待上天的美命甲
子日天將明未明之時商紂率領其軍旅衆多如林與
武王會戰于牧野之地然是時紂兵雖多而離心離德
無一個肯向前與周兵對敵的前面的人馬都倒戈內
向反攻他後面的人奔走蹂踐自相屠戮血流遍野雖
木杵棄在地下的也漂將起來蓋紂素無道積怨于人
人心叛之不戰自敗所以武王的兵但披着兵甲一行

而天下遂已大定無事于再舉之勞蓋以至仁而伐至不仁其易如此于是將紂所行的虐政盡行改革只依着商家先世的舊政而行釋放了太師箕子之囚封表少師比干墳墓經過賢人商容的門閭則憑軾以致敬蓋此三人皆商之忠臣爲紂所囚戮廢棄故武王皆加禮焉以慰人心也又將鹿臺地方所積的財物都分散之以賙貧乏鉅橋倉中所貯的米糧都發將去以賑饑民蓋紂之所積皆橫征于百姓者故武王仍散之于民以甦窮困也夫天下苦紂苛虐久矣及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周乏這等大施恩澤于天下所以天下萬姓無一人不心悅誠服愛戴武王願其長爲生民之主也

此記武王克商之節次與夫定商之規模也曰俟天休命者蓋紂師自至而我克之則紂之天命絕于此時周之天命成于此時武王固有從容不迫之意而無掩襲倖勝之心也甲子至漂杵卽是休命之至天下大定只是凶殘旣去而天下安于無事之意傳所謂除殘去暴于此句見之反政由舊虛說釋箕子至四海正反政由舊之事箕子比干商容先王所尊禮者紂皆拘囚而戮棄之今或釋或封或式則好惡與

天下爲公。是反商之囚奴焚炙者。而由其顯忠遂良之舊政也。財粟先王所同于民者。紂則蓄積而聚歛之。今散之。發之。則財用與天下爲公。是反商之殘害毒痛者。而由其賑窮週乏之舊政也。大賚止承散財。發粟而言萬性悅服。總承大定以下看。悅服者心悅其所爲而服之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史臣敘說武王先以一月二日自周伐商。至是四月三日。月始生。明之時。克商而歸。至于豐。鎬舊都。以戡定禍亂。固賴于武。而興致太平。則貴于文。向焉爲天下除殘去暴。不得已而用兵。今天下已定。正當脩明政教。與民休息之時。乃偃其武威。而修文德。昔日所用的戰馬。都發歸于華山之陽。任載的牛。都牧放于桃林之野。明示天下之人民。使知從今以後。與百姓同享太平。不復興兵動衆矣。蓋是時商政暴虐。雖望時雨之師。而人心厭亂。終苦于戈之擾。故武王汲汲于偃武。修文如此。可見用兵非聖人意也。

此記歸獸之事也。偃武修文。一直說。蓋偃武正所以修文也。馬用之戰車者。牛用之載車者。歸馬放牛。正

是偃武處而修文帶說。示天下弗服者言。示天下之人與之休息而不復用武耳。武王之急于偃武如此。可見用兵非聖人之本心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史臣敘說四月望後月既生魄之時四方諸侯及在朝的百官都推戴武王爲天子相率而受命于周蓋武王至是始代商而爲天下主也。

此記朝覲以嚴正始之道也庶邦冢君是外之諸侯百工是內之卿大夫受命者周命維新故內外之臣皆朝見新君以受正始之命也于周對商而言。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史臣敘說武王既克商而歸至于宗周乃擇丁未之日舉祀典于祖廟凡天下諸侯近而邦甸遠而侯衛莫不駿奔走執豆籩來助祭于廟毋敢後者越三日庚戌又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前者伐商曾受命于先王祈助于神祇至是天下已定故次第舉行郊廟之祀用大告武功之成且以謝答神祐也。

此記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也蓋伐商之舉昔嘗受命先王求助神祇故因羣臣之朝見而率之以祭告也。

邦甸是近邦侯衛是遠邦祀周廟內須補告以克商之意與大告武成對看于周廟不言告成于柴望不言助祭者互文以見義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既受命而爲天子乃舉其先世積累開創的事以告諭天下衆諸侯先歎息說道昔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爲諸侯建邦開國于有邰之地傳至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繼前人的功業自公劉傳到九世孫太王去邠居岐積德行仁民心歸附始基立興王之迹再傳王季又克自抑畏勤勞王家之業至我文考文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其德愈盛其功愈大用能成就前人的功勳雖位爲西伯實已大受上天之命撫安方夏之民當時大國諸侯強梗難制的皆畏懼文王之威力而不敢放肆小國諸侯柔弱不振的皆懷念文王之恩德而賴以存立蓋威德日著而天下日益歸服惜乎九年而崩大統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舉不過承順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耳

此下二節皆武王告諸侯之詞。此歷敘王業之所由成。以聳動諸侯也。建邦以侯封言。啓土以土地人民言。前烈亦指后稷說。粒我烝民。而膺有郅之封。后稷之建邦啓土也。思戡用光。以臻富庶之業。公劉之克篤前烈也。在太王則居邠居岐。而民如歸市。得民自太王始。故曰肇基王迹。在王季則克明克類。而王此大邦有積累之勞。故曰其勤王家。曰建曰篤曰勤。皆前人之功勳所在。而猶未成也。至文王始克成之。克成且虛說。如云增益其王迹之基。開六乎勤家之績。篤烈者于焉而益光。建邦者于焉而式廓也。誕膺至

懷德。正克成厥勳之實。天命不專。指西伯只是上天眷顧之命。方夏亦不專。指西土。就天下說。撫字含威德意講。如禁亂誅暴。發政施仁之類。大邦二句。承此意來。大邦素以力自強。嘗欲侵陵小國者。今則畏文王鋤強之威。而不敢肆觀之戡黎伐密可見矣。小邦素以德望人。嘗畏大國之侵者。今則懷文王扶弱之德。而得自立觀之昆夷虞芮可見矣。所謂克成厥勳者如此。大統以王天下之業言。安天下之志。卽撫方夏之謂。非謂欲伐商也。通節重文王及予小子二段。蓋言周之王業。自文王成之。自我述之。其由來漸矣。

非有弋取殷命之心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又說天心厭商命我文考除之雖大統未集固已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我敬順上天成命遂舉東征之師以安定有商的人民商民喜周之來都用筐篚盛着玄色黃色的幣帛相迎以明我周王有弔民伐罪之德夫民心所在卽天意所在今商民喜周之來者蓋由上天美意鼓舞震動于民心故民皆歸附于我大周之國備物以迎王師自不容已耳然則我今日之有天下實我祖宗締造有素天命攸歸而豈予之功哉

此承上其承厥志而言黜商之命在文王已誅虜之至紂惡貫盈則已一成而不易矣故奉天之命正所以成文之志也肆字緊承說言奉天罰暴以安民也筐厥玄黃以迎而曰昭我周王則民心不應矣周王之德是弔民伐罪之德昭字在來迎上不在玄黃之色上天休震動是推原民之所以歸非周有求于民而民有私于周蓋上天眷顧我周之休命默有以鼓舞乎斯民故相率歸周而奉幣以昭德自不容已耳是歸周者民而所以使之歸者天也用附我句卽指

籩厥玄黃二句至是則大統以集而文考之志亦于是乎成矣此節主天字言見武王之伐商乃天與人歸者也上言先德有自此言天意有在皆所以懾服人心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史臣又記武王政治的本末說道武王克商之後偃武修文其經綸天下之迹雖不可悉數畧舉其大者言之其列爵以五等公侯伯子男其分地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建立庶官則惟賢而有德者

用之而不肖者不得以倖進其居位任事則惟才而有能者使之而無才者不容以濫及其所最重者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率之以親義序別信五典之教與夫力田足食死喪祭祀之禮蓋綱常倫理風化所關而養生送死人道之大故王政以此爲重也凡出一令必守之以信而終始不渝凡行一事必裁之以義而動無過舉有德者則尊顯之而命德之典不加于匪人有功者則厚賞之而酌勞之具不容以濫冒夫分封有法則萬邦懷官使有要則庶政和五教修則百姓親三事舉則民風厚信義立則人心知所勵官賞行則人心

知所勸武王經理天下其宏綱大要備舉而盡善如此故不必有所作為但垂衣南面端拱穆清而天下自治矣

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正修文之事蓋不惟以武功定天下而又以文教綏太平也武王當統馭萬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故爲之列爵分土列爵就建侯樹屏說分土就剖符析壤說二句乃通于天下者惟五惟三是分封有法也當照臨百官之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故爲之任賢使能事卽官所司者能卽賢人所設施者只是一人就未用之人說二句

乃施于國中者惟賢惟能是官使有要也四惟字重看重字貫五教三事曰惟者五教之外惟此三事也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俱就民說惇信明義兼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言惇是着實做他明是顯揚發揮他要體貼王道上講惇信者至誠以治天下而發政施令莫非實意不特謹權審量而已明義者公道以治天下而立經陳紀皆合時宜不特散財發粟而已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明其義使天下不趨于利二者皆所以端風化之原而勵天下之俗

也。崇德報功，皆就已在位者說。與上賢能不同。德是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已任事而有功者。崇德是德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是功懋懋賞，使人知所以勸忠。二者皆所以寓倡率之權而勸天下之善也。垂拱句，總承上說。垂拱二字，正見武王文德雍容之氣象。與堯舜揖遜氣象相似。天下治要括上意講。蓋分封定而萬邦惟懷，賢能用而庶績咸熙。教修事舉而民德歸厚，易俗勸善而人心向化。大定悅服，長久安寧。故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也。蓋治法詳于有爲而治化享于無爲。武王致治之本末如此。

洪範

昔夏禹治水成功，神龜出于洛水之中，背上有文，自一數以至于九。大禹演而爲九疇，備載治天下的大法。故謂之洪範。及周武王訪道于箕子，乃敷陳其義以告武王。史臣記其詞，遂以洪範名篇。

按史記載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觀此篇曰：汝曰：乃皆尊以師禮，而不臣之。明驗若受封則臣矣。安在其罔爲臣僕耶？且朝鮮在當時爲荒服之外，恐非周之疆土。或箕子高蹈去而居之，未可知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史臣敘說武王十有三年春既克商而有天下卽位之初他政未遑惟汲汲以求賢問道爲首務時商家有賢人箕子深知古聖王治天下的道理武王遂親屈萬乘之尊就而問之蓋以師道尊之不以臣禮相待也

此節重訪道上以是年得天下卽以是年訪道者見其急于求道也祀字意輕只帶說爲是當周命維新之時而猶稱十有三祀者史臣以武王順箕子之志而不臣是以存商人之號而不廢也訪于箕子是武王以道在箕子而屈已忘勢以訪問之也蓋武王以公天下爲心不汲汲于商正之革而以治天下爲慮

獨孜孜于訪道之誠觀史臣敘事之詞可見○武王之訪道箕子之陳範何也蓋武王作民君師位之所在當爲萬世開太平箕子罔爲臣僕道之所在不得不爲往聖繼絕學也又箕子之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分其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武王問道于箕子先嘆息而呼之說道上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然一事一物一動一靜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上天于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性類聚羣分者悉

隱然默有以安定之爲之輔助保合其所當止之理使之不相侵奪不相乖亂天之爲民何其厚也顧天佑民而作之君則以陰隲之責寄之然此陰隲之理惟此常道常道一亂則不能相正以生我固身任是責者不知何以能使常道燦然流布于天下各得其敘用以慰上天陰隲之心而無負君師克相之任也

此武王訪道之詞乃言者彝倫之道至理存焉武王不輕于問也陰隲二字虛相協正是陰隲處厥居雖重綱常倫理而言動事物亦在其中觀下文皇極不言數可見蓋言斯民之生莫不有居止之理而日用

不知者多矣維天于冲漠之中貽之以安定爲之輔相而扶持引掖使之各止其所爲之保合而聯屬造就使之各真其居其陰隲下民者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爲秉彝由于人身則爲人倫而曰相曰協天固有以啟其敘之之端矣然有相之道存于我而所以敘之之道皆我之所當知者今我居代不利物之任而未知經綸大經之原抑不知體之所以立而用之所以行者何如也蓋彝倫卽皇之極彝倫之所以敘卽皇極之所以建當以體用貫講厥居處當先提破彝倫末句正究敘之之道雖承天道言之

其實欲盡君道意思。此節語意大抵與湯誥同。惟天
二句似維皇二句。我不知句似克綏厥猷句。故末句
斷就君上說。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箕子因武王問道。惓惓遂告之。說道古先聖王治天下
之道。無過洪範九疇。然此九疇之垂于世也。有箇緣由。
我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爲患。使鯀治之。鯀乃用其小
智。作隄防。以墮塞水道。以致水患不平。夫水乃五行之

一。而五行乃天之所陳。鯀逆水之性。是卽汨亂所陳列
之五行了。故上帝震怒。不與他這大法九章。遂無以綱
維世道。常道所以敗而失敘也。鯀既得罪而殛死。禹乃
繼鯀而起。順水之性而治之。以至地平天成。五行順布。
由是天鑒其德。于洛水中現出一個神龜。背上有文。戴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禹因
次其數爲大法九章。各以類相從。然後經世宰物的條
件。燦然畢具。斯常道之所以敘而無違也。自禹以來。相
傳治天下的大法。不外于此。九者。蓋天所賜也。今王欲
知彝倫之敘。亦當于此求之耳。

此箕子答武王之詞。乃言者至理所在。不輕于答也。舜倫之數。敘在九疇。九疇之顯晦。在于天。先敘鯀。而後及禹者。見天道不輕畀也。鯀湮洪水。而曰汨陳五行者。水居五行之首。一行汨而五行俱汨也。不畀洪範九疇者。洛書之出。在禹抑洪水之後。而不在鯀湮洪水之時。則知天之怒鯀而不畀也。舜倫攸斲者。洛龜之數。弗顯。則皇極之理不明。對禹之攸敘。而反言之也。鯀則殛死。帶下看。嗣興句內。含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意蓋至是。則湮塞者有順導之功。汨陳者有孔修之利。而震怒之威。轉而爲眷顧之休矣。蓋五行俱順。則修身治人之道。可以漸舉。此洛書之所以出。而九疇之所以畀也。九疇皆列于禹。而曰天錫者。龜文之九數。既陳。而致治之大法。以寓。雖禹第其疇。而實天啟其衷也。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之體立。第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舜倫之所以敘者。在是矣。舜倫之敘。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敘舜倫。以繼天心之相協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箕子以是告武王。豈不以禹承洪水之後。卽武王承大亂之後。禹之所已行。卽武王所當行也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箕子說當初夏禹卽洛書之數而敘疇從一數起叫做五行蓋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有不可以一日缺者天道莫大于五行故配以第一疇次二叫做敬用五事蓋五事乃脩身之要人君欲敬脩其身須用此五事人道莫大于五事故配以第二疇次三叫做農用八政蓋八政乃養民之具人君欲厚民生須用此八政脩身然後可以治人故次以爲第三疇次四叫做協用五紀蓋天道參錯而不齊人君有五條曆法以爲之統紀而天始不能違王政必奉乎天時故次以爲第四疇次五叫做建用皇極蓋臣民渙散而難一人君中天下而立有大中至正之極以爲之標準上以敬順天道下以奠安民生兆民萬姓莫不取則焉故次五配以之而居乎九數之中次六叫做乂用三德蓋人君雖以身立教而治道不可偏執或用剛或用柔或剛柔參和因時制宜以合乎道而後天下之事治此第六疇也次七叫做明用稽疑蓋大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決其疑吉凶動靜參乎神謀而後能成天下之務此第七疇也次八叫做念用庶徵蓋人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人君欲省念其

能違王政必奉乎天時故次以爲第四疇次五叫做建用皇極蓋臣民渙散而難一人君中天下而立有大中至正之極以爲之標準上以敬順天道下以奠安民生兆民萬姓莫不取則焉故次五配以之而居乎九數之中次六叫做乂用三德蓋人君雖以身立教而治道不可偏執或用剛或用柔或剛柔參和因時制宜以合乎道而後天下之事治此第六疇也次七叫做明用稽疑蓋大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決其疑吉凶動靜參乎神謀而後能成天下之務此第七疇也次八叫做念用庶徵蓋人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人君欲省念其

所行之得必用衆祥之吉以爲考驗欲省念其所行之失必用衆災之徵以爲考驗此第八疇也次九叫做響用五福威用六極蓋人事有善惡則天道之禍福應之人君欲使天下向慕而爲善必用五福以勸之欲使天下畏懼而不爲惡必用六極以懲之此第九疇也此九疇自然之序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盡具于此天之所以錫禹者亦神矣哉

此箕子述禹所第之疇也洛書本數有奇偶而無文字曰初曰次者禹因而次第之也五行五事以下禹分配之也一二三四者水火木金之生數坎坤震巽

之位也六七八九者水火木金之成數乾兌艮離之位也五者土之冲氣統生成之全數而居八卦之中位者也用字皆人君用之當重看以治天下之大法意貫初一配以五行者蓋一者氣之始而五行者變化之端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窮人君所以因天道而全民用者莫此爲先故以五行配一次二曰敬用五事者蓋二者氣之著而五事者五行之著于身者也未發則有本然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人君所以懋敬厥德而誠其身者惟用乎此五事本于五行故以五事配二自二而三氣之益

著也。則配之以農用八政。言人君欲創制立法以厚民之生。惟此八政之用焉。養立而教行。安內而攘外。無非因天立政者也。身脩可達于政。故以八政配三。自三而四。氣之著而久也。則配之以協用五紀。言人君欲授時齊政以合天之道。惟此五紀之用焉。察器而觀象。治曆以明時。無非敬天勤民者也。政不失時。必先術不違天。故以五紀配四。五數居冲氣之中。而綜十五之變。有成位乎中之象也。故配之以建用皇極焉。蓋人君立天下之中。而所以立臣民之準者。惟用此皇極而已。皇極建而治天下之大法。皆于此乎。

樞紐。故以皇極配五。書數有六。乃氣合而成形者也。則配之以又用三德。正直無爲而剛柔互用。人君用此以爲應變之治者也。三德所以納民于極者。故配六。書數有七。乃形之已著者也。則配之以明用稽疑焉。決之龜筮而參之人已。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惑者也。應變之際。不能無疑。故稽疑配七。自七而八。形著而益著矣。曰念用庶徵者。言人君欲省驗其得失。必用此庶徵。以庶徵之休咎。觀五事之修否。所謂推天而徵之人者也。蓋雖聽命于鬼神。而猶不敢自是。必考驗之。故以庶徵配八。自八而九。形著而久矣。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言人君一身既以德而歛福
又以無過而免極矣然以勸天下之臣民則用此五
福使知歸于極者有必得之福也以懲天下之臣民
則用此六極使知悖于極者有必加之威也曰福極
則善惡之應盡于此矣故以是終焉福極須兼君與
臣民說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
行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
統故皇極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前四疇所以
成就此皇極者體之所以立也後四疇所以維持此
皇極者用之所以行也皇極一建一行而彝倫于是
乎敘矣九句俱要見數之中本寓疇之理禹因而第
之之意初一五行以一爲九數之首五行爲九疇之
首立說五行五事以天道人道立說五事八政以修
身立政立說八政五紀以勤民敬天立說皇極三德
以立本趨時立說稽疑庶徵以聽天驗天立說庶徵
福極以天道省驗天道勸懲立說合而觀之九疇之
樞紐在建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只
在敬之一字而已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稽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箕子衍五行之疇。說道洛書之數。首曰五行。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至著。故五行次序。亦以微著爲先。後水乃天一所生。爲體最微。故居第一。火乃地二所生。爲體漸著。故居第二。天三生木。爲形充實。故居第三。地四生金。爲體堅固。故居第四。天五生土。體質最大。故居第五。其爲序如此。然各一其質。則各一其性。水爲性潤。澤而又下行。故曰潤下。火爲性炎熱。而又上升。故曰炎上。木之性則屈曲。而又聳直。故曰曲直。金之性則可順。從而又可改革。故曰從革。土以生物爲性。而所生之德。莫盛于五穀。故于是可以種植爲稼。而生物之功。于是乎始。收成爲穡。而生物之功。于是乎終。然各一其性。又各一其味。水惟潤下。故浸漬而爲鹹。火惟炎上。故焦灼而爲苦。木性曲直。則氣鬱而成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成辛。至于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味獨爲甘美。此皆成于造化之自然。而切于民生之日用者也。人君于此五行者。果能裁成輔相。以盡調變之功。則五氣順布。六府孔修。而所以左右斯民者。其責無不盡矣。

此下詳九疇之目。一曰水五句。乃五行之序。箕子所推衍者。潤下五句。乃五行之蘊。作鹹五句。乃五行之

味。箕子所增益者。下八疇同此推衍增益之意。五行以生序微著陰陽燥濕言之。水者濕之流。生于陽而成于陰者也。其體最微。故居一。火者燥之爍。生于陰而成于陽者也。其體漸著。故居二。木者濕之融。而陽之穉也。其體已實。故居三。金者燥之凝。而陰之穉也。其體已固。故居四。土者燥濕之凝結。陰陽之冲氣也。其體至大。故居五。是皆造化之生成。陰陽之變合。其氣運行而不息。其質並用而不窮。蓋自然之序。有如此者。潤下五句。重看註中五又字。方演得五行德性出。潤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本下凝。故又下也。炎者陽之所以燠萬物。而陽本上浮。故又上也。木屬于陽。陽鬱而發散。故曲而又直。金屬于陰。陰斂而柔順。故從而又革。四句皆以性言。稼穡則以德言。土會陰陽之全。故不惟發生五穀。而又能成熟五穀。見其功尤著也。作鹹五句。作事俱自然而成者。潤下則浸漬之極。其味必至于鹹。鹹者濕之所凝也。炎上則焦灼之極。其味必至于苦。苦者燥之所化也。曲直之味。為酸木。本發散而酸能收斂者。陽極而陰生也。從革之味。為辛。金本收斂而辛能發散者。陰極而陽生也。稼穡作甘者。土得五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

凡此五者皆調劑于陰陽之精釀成于天地之化而能濟民用之急者。有此德性卽有此味。非待人力而後成者也。通節着不得閒語。只用陰陽燥濕字挑剔爲是。夫五材並用。民生之所急。而六府孔修。治道之所先。人君本之以五行。而後可建皇極以敘彝倫也。故爲九疇之首。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衍五事之疇說道洛書之數二曰五事蓋人稟造

化五行而生故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質五事之目貌爲第一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爲貌貌屬水故居第一旣生後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爲言言屬火故居第二由是精顯于目則見物而能視視屬木故居第三由是氣藏于耳則聞聲而能聽聽屬金故居第四由是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能思思屬土故居第五其序如此五體旣備五德自具貌之德齋莊中正而爲恭言之德順理成章而爲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而爲明聽之德無所不聞而爲聰思之德心通乎微而爲睿五德旣具五用自彰容貌惟其恭敬則

臨民之際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截然其嚴整言
語惟其順理則出令之時自然不傷于易不傷于煩而
秩然其有條視遠惟明則自然不蔽于所見凡人情物
理無不洞照而爲天下之大智聽德惟聰則自然不惑
于所聞凡是非可否都能裁度而爲天下之善謀思慮
惟能通微則自然清明洞達存神應妙將無所不通而
爲天下之至聖人君于此五者若能隨事盡理則身脩
道立而可以爲天下法矣然貌言視聽思事雖有五而
以思爲主恭從明聰睿德雖有五而以敬爲主蓋能思
則視聽言動之間方知所省察能敬則身心動靜之際
乃有所持循誠之于思而又主之以敬聖學始終之要
在是矣

此詳五事之疇。一曰貌五句。是五事之序。貌曰恭五
句。是五事之德。恭作肅五句。是五德之用。誠身之所
必資者也。五事分屬五行。而以發見先後爲次第。貌
者精之凝。言者氣之發。視者精之顯。聽者氣之藏。思
者精氣之會。而貌言視聽之主宰也。始生卽有是貌。
既生而後能言。言而後能視。視而後能聽。形既生矣。
神發知矣。而後能思。正與五行之生序相合。此五事
之敘也。五德是自然之理。卽有物有則之謂。齋莊中

正謂之恭。得諸天地之嚴凝者也。故有是貌。卽有是
恭之德焉。從容順理謂之從。得諸天地之和順者也。
故有是言。卽有是從之德焉。視之德爲明明。無不見。
得諸天地之貞觀者也。聽之德爲聰聰。無不聞。得諸
天地之靜虛者也。思之德爲睿睿。無不通。則會天地
中和之至者也。此則天命之性。未發之中。有五者之
形。卽有五者之德。不待安排。猶五行之各一其蘊也。
作肅五作字。亦非修爲所致。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
惟恭也。則見之爲德容。而可畏可象。故作肅。惟從也。
則發之爲德音。而有倫有要。故作乂。有明之德。則旁
燭無疆。而智周萬物。故作哲。有聰之德。則聲入心通。
而事至能揆。故作謀。有睿之德。則知來藏往。存神妙
應。而肅乂哲謀一以貫之矣。故作聖。此則率性之妙。
已發之和。有五者之德。卽有五德之用。不待勉強。猶
五行之各致其用也。夫知其德之渾全。則當敬以養
之于未發之中。知其用之各足。則當敬以順之于已
發之後。人君所以盡是德而踐是形者。莫先于克敬
也。故曰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箕子說洛書次三八政之疇。第一件是食。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爲生。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闢足食之原者。乃王政之首務也。故居第一。第二件是貨。蓋貨者民之所資以爲用。而惠工商。通貨賄。以利斯民之用者。乃王政之不可緩也。故居第二。食貨既足。不可不思報本。故第三件是祭祀之政。修禮物。交神人。所以報本也。祀典既舉。不可不奠其居。故第四件是司徒之政。造疆場。定廬舍。所以奠居也。民之逸居者。不可以無教。故第五件是司徒使之敷教以化民。教之不率者。不可以無刑。故第六件是司寇使之掌刑以弼教。內治脩矣。外治不可不舉也。故第七件曰賓禮之政。而懷諸侯。來遠人。以通天下之情者。在是矣。文教備矣。武威不可不振也。故第八件曰師旅之政。而征不庭。討有罪。以防天下之患者。在是矣。這八政。雖有緩急先後之不同。要之皆切于民。而不可缺一人。君能舉而措之。尚何民生之不厚哉。所以說農用八政。

此詳八政之疇。要見因天厚民之意。以緩急先後爲序。蓋天生物以養民。人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以足民之食焉。食爲民之所急。故居一。天生財以阜民。人君因之。則有通商惠工之政。以殖民之貨焉。貨

爲民之所資。故居二。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人君因之以脩祀典。而事天地。仁祖考之政行焉。生養旣遂。當知報本。故祀居三。天相厥居。示民有寧宇也。人君因之以建司空。而居四。民時地利之政行焉。養生祀死。在于安居。故司空居四。天與民以性逸。居不可無教也。故卽繼之以司徒之政焉。惇典和則。莫非因天以正民之德也。天齊于民。弼教不可以無劑也。故卽繼之以司寇之政焉。詰姦刑暴。莫非因天以防民之慝也。以至天秩有禮。而人君因之。則有賓禮以親邦國。焉。內治舉而後可。及于外。故居七。天討有罪。而人君因之。則有軍禮以平邦國。焉。用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八。政之先後緩急如此。合而言之。則皆所以厚民生也。故曰農用八政。祀與賓師亦曰厚生者。祀之政舉。則民德歸厚。賓之政舉。則德澤不壅。過師之政舉。則強弱不相凌。同歸于厚民而已。按此節。虞之九官。周之六卿。職任皆不出此。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箕子說洛書次四五紀之疇。第一件叫做歲。蓋天道運行。本有一寒一暑之序。因而定之。爲春夏爲秋冬。合四時以成一歲。而天運可紀矣。歲無不統。故居一。第二件

月言
卷之六
五十七
叫做月。蓋月行于天，本有生明生魄之候，因而定之爲晦朔。爲弦望，合三十日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矣。月統于歲，故居二、第三件，叫做日。蓋日有出沒，則因之以辨晝夜。日有先後，則因之以次第也。而日于是乎可紀矣。日統于月，故居三、第四件，叫做星辰。蓋因星宿有動止，則別爲經星緯星之名。因日月有交會，則分爲周天十二辰之次。而星辰于是乎可紀矣。星辰乃日月之所經行，故居四、第五件，叫做曆數。蓋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盈縮遲疾，本都有個定數，則因其自然之數制爲一定之曆。于其常行，也有推步之法。于其變動，也有占驗之

法。而天道之始終，于是乎可紀矣。曆數所以總歲月日星辰者，故居五人。君能用此五者，以合乎天，則順時可以立教，而因天可以驗人矣。所以曰協用五紀。

此詳五紀之疇。五者相連絡，大以統小，小以屬大。有統紀綱維之意。故曰紀，非紀載之謂也。五氣之順布于天也。一寒一暑，而四時行焉。則因其四時之一周而紀之，曰歲。歲居一者，以其無不統也。月之運于天，載魄終魄，而晦朔交焉。則因其晦朔之一更而紀之，曰月。月居二者，以其統于歲也。日與天會，則稽其出入之畧，定其甲乙之次，而紀之，曰日。日統于月，故居

三星辰成象于天則辨其經緯之名別其次舍之位而紀之曰星辰星辰爲日月之經行故居四歲月日星辰之在天有常變而莫不有自然之數也因其常則有步之法因其變則有占之法而紀之曰曆數焉是曆數又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故居五五者其一定之紀皆天之所以示乎人而序之定之正之推步之者皆人之所以合乎天也故曰協用五紀人君以此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則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也豈非治天下之大法而敘彝倫之先務哉自二五事至此節則以五事爲脩身踐形

爲治之本以八政五紀爲勤民敬天爲治之具立說八政對五紀則又以因天之道合天之時立說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保極

箕子衍皇極之疇說道洛書次五中數如何叫做建用皇極蓋人君一身乃天下臣民的表率凡綱常倫理言動事爲之間必須大中至正盡善盡美立標準在上然後天下之人皆仰之爲法則矣這謂之建其有極夫作善降祥有德獲福此天道之不爽者人君旣盡道以爲民極則天心佑助百順咸聚而五福之集于其身者就

似自己歛聚來的一般。這是歛時五福。然這皇極之理。乃天下人所同有人。君爲億兆君師。豈徒自善其身而已哉。又必以人人本具至極的道理。化導天下。使天下百姓皆效法君上脩德行善也。都個個獲福。則我之獲福亦與天下共享之。就似我布散與他的一般。這是敷錫厥庶民。君之與民同福者如此。由是天下之民見脩德行善的都得了爲善之利。莫不觀感勸慕。把君上教他這至極的道理。亦相與保守。不敢失墜。民安于下。則君身益安于上。順氣流通。海內清和。咸理矣。這是錫汝保極。民之與君同福如此。夫人君通天下爲一身。必與

天同歸于德。而後其德爲全。亦必與天下同受其福。而後其福爲備。若君德有一毫虧欠。則無以安享全福。而化成天下。若萬方有一民未化。亦是福澤未遍。而分量爲有歉矣。此九疇以皇極爲主。而居于中五之數也。

此下演皇極之疇。此與下節皆建極化民之事。凡厥庶民以下六節。則造就敷言。以輔翼皇極之意也。此節首言君民相與之盛。以見君當建極。皇建有極。是一篇綱領。兩錫字對看。一是君之所以與乎民。一是民之所以與乎君也。極字兼至極標準之義。卽所謂人極也。建極包綱常倫理言。動事物言。曰有極者。以

其爲固有之理也。曰歛福曰敷錫者。極建于此。而福集于此。若或有以歛之極。從于彼。而福隨于彼。若或有以與之也。用字重看。含得造就敷言意。蓋言人君以一人爲天下主。則當以一人爲天下法。故敷五典。以樹表儀。統萬善。以彰物軌。而建極于上也。極建則惠施而應之。以吉。作善而降之。以祥。百順聚而五福集矣。然皇極之理。天下爲公。而皇極之君。尤當造福生民者也。則隨材而造就。敷言以誘掖。以一己之極。與天下共由之。以一己之福。與天下共受之。所謂用敷錫庶民也。庶民實兼臣在內。敷錫只是君使之如

此未可言民歸極。至保極處。則是旣歸于極。而守之不失也。錫汝保極者。言庶民觀感旣深。儀刑旣熟。始焉則君以自治。終焉與君而共保也。在君曰有極。在民曰汝極。正見得君民一理之意。所建之極。卽民同有之極。所保之極。卽君所與之極也。君因極以錫福。民因福以保極。可見相與之盛處。而實歸重君一邊。皇極卽思作聖之人。居位以正者也。是故有身教有政教。有言教。均之歛福。錫民也。凡厥庶民。至惟皇作極。化于身教者也。凡厥庶民。至邦其昌。成于政教者也。無偏無陂。至爲天下王。則得于言教者也。三者備

則極道全矣。建極本敬用五事來當。以此意結。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箕子又說皇極之理雖通于民而倡率之機全係于上。故凡天下之庶民皆循禮守法不交結淫邪之朋黨以相聚為非者在朝有爵位之人亦皆奉公體國各修職業無有私立黨與暗相比附而誣上行私者是豈無自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可以為萬民之表率百官之儀刑故臣民咸有所感發興起而心術自端趨向自正耳若君身有一毫道理未盡到至極之處而徒以法制禁令強教天下豈能感化天下之臣

民盡無淫朋比德之私乎信乎君之不可不建極也。

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淫朋則非以中道相合比德則非以中道相守皆兼心與事言無淫朋比德則內無偏陂好惡之心外無偏黨反側之事萬民和于野百官和于朝而有會極歸極之盛矣。卽上保極意惟皇作極卽上建極講作已然看。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箕子告武王以造就人才之法說道君能建極于上固足以感化乎下矣然人之資質有高下觀感有淺深若不委曲而造就之則無以使之盡歸于皇極故凡此庶民之中有識見善謀事者有才力能幹事者又有操守廉潔義不苟取者此上等之才入可以輔佐朝廷出可以宣力四方者汝不但寵以爵祿而任用之尤當加意眷念時時置之于心不可忘也又有一等的人質有所偏雖未能合乎皇極中正之理然亦不敢放縱爲非而陷于過惡此中等的人才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或流于惡人君亦須包含容受設法教育不可拒絕了他若此庶民能感君念受之恩而加進脩之力雖未必翕然丕變純然有德但觀其色之安舒和悅而近于有道之容發于言則每每自說我能好德而喜談樂道之不置此便是向上之人汝便當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蓋天下之人上等者少中才者多造就作養皆得其用固不必責備而過求之也既有因才之教而又有彰善之典將見惟時庶民皆奮于感恩樂于從善斯能悉歸于惟皇之極而所謂錫汝保極者在是矣人君欲造人才以化成天下可不于此加之意哉

此承上言人君建極臣民固有歸極之理然人材不

同觀感不一。苟非隨材而造就之，何以廣其敷錫之意。而納之于極哉。此節造就乎民也。有猷是智，足以謀事者。有爲是材，足以辦事者。有守是志，有所不爲者。此是一等人。蓋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也。念之是不忘其成就之心。敦篤而激勸之之謂。不協不罹，又是一等人。蓋中人之資，亦可導而之極者也。受之是不拒于成就之外容，與而教育之之謂。而康二句，卽上二等人。由念受而進修至此者。發于外有安和之色。則容止可觀。不以淫朋敗度。而皇極之理，固將優游而漸趨之矣。發于中有好德之言。則中心有主。不

以淫朋奪志。而皇極之理，固已深知而篤好之矣。汝則錫之福，謂因其進善之有徵，而俾其俯仰之無累。不但念之受之而已也。時人句，總承念受來。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見所以感發不容已之意。惟字要見與極爲一意。蓋進善之機，旣得于裁成之術，而爲善之力，益奮于激勸之恩。是人此所以惟皇之極也。惟皇之極，則安和進而爲中和，好德進而爲成德。才猷泯于無迹，身心安于無咎。信能保極于無窮，而無復淫朋之可患矣。

無虐罔獨而畏高明

箕子又說人君之于臣民固當有造就之法而其行法又不可有偏私之意蓋慶賞之典施于善良黜罰之法加于邪惡惟當觀其所行之善惡豈宜論其勢分之崇卑但有能好德而趨于皇極的便是善人便當念之受之而錫之以福雖是身勢孤寒竢獨的人亦不可以其微賤而輕棄之也若有比德而悖于皇極的便是惡人便當奪之黜之而加以法雖是勢位烜赫高明的人亦不可以其尊顯而畏憚之也夫竢獨者人之所易虐也而勸善之恩及焉則非竢獨者可知矣人又何憚而不爲善高明者人之所易畏也而懲惡之法加焉則非高明者可知矣人又何恃而敢爲惡此王者之道所以爲至大至正而能造就臣民也

此承上起下之詞竢獨是孤寒之士無勢可附者以其微而棄之是卽虐之也無虐卽念受錫福之謂竢獨無虐則無不教之民可知高明是在官之人已享厚祿者不知所以懲之是卽畏之也無畏卽施威奪祿之謂高明無畏則無不教之臣可知蓋納民于極而進之之心常加于所忽納臣于極而抑之之心常嚴于所畏見皇極之造就無遺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臺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箕子又說天之生人全材難得而材最多有以進之則皆爲全材故人君不可不愛惜而成就之如在官之人有優于才能足以應務的有長于施爲足以任事的這等的人在已每自負其長而于俗或致乖迂在人恒忌其所有而違之或俾不通必須在上者鼓舞振作他使之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加脩其行而盡展其才庶幾人樂爲用百務脩舉而邦國有昌盛之休矣然不但如此凡有所資而後勸者中人之情也若此在官有

能有爲的人又必使他俸祿優厚有所仰給不以內顧累其心然後可責其進行而爲善苟廬祿不繼俯仰不能爲善乎此所以不可不富者也然富乃所以養賢而不可以濫及苟徒以其在官之故于其無能無爲而不好德者汝亦槩與之以祿焉則不惟無望于方毅適爲汝濫用咎惡之人而反貽害于邦國矣此又汝之所以當戒也

此節欲其造就乎臣也首三句泛言造就人才之有

益于國。自凡厥正人以下。則言所以造就之道。而因戒其不可濫也。有能有爲。是見于治國治民之時者。與庶民不同。使羞其行使字重看。合下文既富方穀。意如云。與以爲善之資。作以自新之術。使能者益進于能。爲者益進于爲。而不悖于皇極也。邦其昌。只用官使皆賢才意。蓋有歸極之臣。無比德之人。而升于大猷之謂。不指治效言。既富方穀。正所以使之羞其行者。正人卽有能有爲。在官之人。方穀上有督責懲戒之意。言必先有以富之。而後可責其爲善也。觀既字。方字可見。不能和好于家。正是不能富之。而使有俯仰之累。時人斯其辜。則不能羞行可知。此二句是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也。于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濫與。正見賢者當與以祿意。與上意不平。註中祿以與賢。貼凡厥正人以下四句。不可及惡德。貼于其無好德三句。蓋示以造就人才之要。而因嚴其戒也。夫惟祿不及于惡德之人。而必及于能爲之士。則善以既富而生。行以錫福而進。所謂臣無比德。而邦其昌者在是矣。大抵此節與庶民對看。而意更曲折。要看得圓活。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箕子說王者以大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上以爲臣民法
則又衍爲訓詞以告之說道這皇極的道理本是人人
可以遵行的但人往往爲私意間雜則其意念便不公
平而處事亦不停當便與皇極之道理相背了凡爾臣
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
陂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
以爲好而縱一己之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道而
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爲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
遵王者所行的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
或偏而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者之道
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
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
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
者之道何其正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夫王義王道王
路本是天下固有的道理只爲私意間隔遂與這道理
相違而不能會合爲一若是性情不偏好惡多正則意
念所向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爲融會就如水之會流一
般將合異爲同矣蕩蕩平平正直也是天下同有的道

理只爲私事遷移遂與這道理相背而無所歸宿若是中立無黨又能守常持正則日用常行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爲依歸就如水之歸海一般皆得其所止矣由是而保極錫福都在于此此敷言之訓所以使人吟咏自得而引天下同歸于皇極者也夫王者旣以身建極而端化原又設教以造就其才又敷言以感動其心其倦憊于天下臣民者意何切哉

此皇極之敷言以訓臣民者蓋不惟因材以造就之而又立言以教詔之所以使之優游而自得也戒之訓之俱兼臣民言要體貼諷詠之意王義等字就人

倫事物言無偏無陂六句是戒其心之私而欲其行皇極之用蓋皇極之理以其爲裁制之宜故曰義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故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故曰路是至中至平而好惡得正者也有偏陂好惡之私則與皇極之用不相入故戒之無偏云云而欲其知所遵也無偏無黨六句是戒其事之私而欲其合皇極之體蕩蕩以包容無外而言平平以坦易無私而言正直以經德不回而言本無偏黨反側者也有偏黨反側之私則與皇極之體不相似故戒之無偏云云而直示以極之體也遵字皆于心上用功蕩蕩下

理只爲私事遷移遂與這道理相背而無所歸宿若是
中立無黨又能守常持正則日用常行與君上所建之
極相爲依歸就如水之歸海一般皆得其所止矣由是
而保極錫福都在于此此敷言之訓所以使人吟咏自
得而引天下同歸于皇極者也夫王者旣以身建極而
端化原又設教以造就其才又敷言以感動其心其倦
憊于天下臣民者意行切哉

此皇極之敷言以訓臣民者蓋不惟因材以造就之
而又立言以教詔之所以使之優游而自得也戒之
訓之俱兼臣民言要體貼諷詠之意王義等字就人

倫事物言無偏無陂六句是戒其心之私而欲其行
皇極之用蓋皇極之理以其爲裁制之宜故曰義以
其爲事物之當然故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故曰
路是至中至平而好惡得正者也有偏陂好惡之私
則與皇極之用不相入故戒之無偏云云而欲其知
所遵也無偏無黨六句是戒其事之私而欲其合皇
極之體蕩蕩以包容無外而言平平以坦易無私而
言正直以經德不回而言本無偏黨反側者也有偏
黨反側之私則與皇極之體不相似故戒之無偏云
云而直示以極之體也遵字皆于心上用功蕩蕩下

要補出當與之爲一意末二句申明上二段言蓋上文皆反覆致意未露極字故總承上意而教之亦勸勉之詞非結語也大意云王義王道王路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生于心則背而馳之矣。惟偏陂好惡之不作而心之所遵者皆皇極之用則志有定向能望極而趨故曰會其有極蕩蕩平平正直亦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見于事始岐而二之矣。惟偏黨反側之皆無而身之所由者皆皇極之體則行有歸宿與極相安故曰歸其有極會則合而來猶與極爲二歸則來而至與極爲一矣。心之私屬會極事之私屬歸極者蓋已私猶根于心必待克治方能會極已私但見于事一渾化之卽能歸極也。曰皇極之所由行而承偏陂好惡曰皇極正大之體而承偏黨反側者蓋存于心者所以爲行極之本而皇極正大之體則應事之本也。體是體段非體用之體大抵偏陂好惡卽淫明比德之生于心偏黨反側卽淫朋比德之見于事而極卽惟皇所建臣民所有故道義路皆曰王者見臣民之極由君倡之也會極歸極曰其有者見固有之極非君與之也。此節正是言教爲敷錫中事而保極卽在會歸之後當玩味註中戒私訓極等語亦要

繫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箕子既陳敷言之訓乃贊美之說道人君以極至之理敷衍爲言以訓告臣民既戒其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之私又示以王義王道蕩平正直之體反覆詠歎不一而足其理則易知簡能皆切于民生日用譬如菽粟布帛一日少他不得是天下之常理也其言則公平廣大有關乎人心世道譬如著龜藥石萬世違他不得是天下之大訓也夫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極之敷言既純則亦純乎天矣然則是訓也乃上帝之訓但其陰階下民之意不能自顯于言而王者代天以有言耳非一人之私言也

此贊敷言之妙以見其爲化臣民之要道而不可忽也敷言括上文意講蓋闡皇極之理而垂牖民之訓如王義王道王路既示人以會極之趨蕩蕩平平正直又示人以歸極之的是也彝訓亦當貼人倫事物上講自敷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而非涉于高遠故曰是彝自敷言所昭示之訓言近指遠爲臣民之範圍而不淪于狹小故曰是訓註中理出乎天二句當串看蓋天之理妙于無言而君之

繫。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箕子既陳敷言之訓乃贊美之說道人君以極至之理敷衍爲言以訓告臣民既戒其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之私又示以王義王道蕩平正直之體反覆詠歎不一而足其理則易知簡能皆切于民生日用譬如菽粟布帛一日少他不得是天下之常理也其言則公平廣大有關乎人心世道譬如著龜藥石萬世違他不得是天下之大訓也夫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極之敷言既純理則亦純乎天矣然則是訓也乃上帝之訓但其陰

騭下民之意不能自顯于言而王者代天以有言耳非一人之私言也

此贊敷言之妙以見其爲化臣民之要道而不可忽也敷言括上文意講蓋闡皇極之理而垂牖民之訓如王義王道王路既示人以會極之趨蕩蕩平平正直又示人以歸極之的是也彝訓亦當貼人倫事物上講自敷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而非涉于高遠故曰是彝自敷言所昭示之訓言近指遠爲臣民之範圍而不淪于狹小故曰是訓註中理出乎天二句當串看蓋天之理妙于無言而君之

言純乎天理則是上天神道以設教人君代天以有言。其所以鼓舞萬民者。卽陰陽之化工。其所以教治百官者。卽相協之深意也。故曰惟帝其訓。蓋推敷言之妙。至于與天爲一者如此。謂繼天立極者不可不以之而訓臣民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箕子說敷言之訓既合乎天則自感乎人凡天下百姓于皇極之敷言一竦動于聽聞莫不頌法而身體力行之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人欲日以消融天理日以

昭著天子建極于上其道德固有光華而庶民之歸極于下者亦庶幾乎帝德之光華而與之彷彿蓋天子庶民分有尊卑而理無上下既順其理而不違則亦近其光而不遠耳至此則皇極之化大同于天下而敷錫之恩深入于民心將見以其感激之意形之爲稱頌之辭莫不說生我育我莫如父母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都做好人雖是父母教子以義方者亦不能過豈不是百姓的父母君我長我莫如王者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都做好百姓其于王者代天理物之道夫復何愧豈不真是天下的王夫曰作民父母所

以親之也。曰爲天下王。所以尊之也。敷言之感人如此。觀于庶民。而羣臣之得于觀感者。又可知矣。

上贊敷言同天之妙。欲其不敢忽。此卽敷言感人之深。欲其知所勉。是訓是行。串說蓋理易從。而言易入。故諷詠而踐履之也。天子之光。卽皇建有極。以其德輝著于民。故曰光華。近之卽是會極歸極之意。蓋傾邪狹小之念已忘。公平廣大之理已達。君之所建者。此理。民之所會歸者。亦此理。無相遠也。此與保極惟皇之極意對看。至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曰以下正是頌之之詞。天子二字提起。恩育君長兩平。皆就

敷言上說。蓋父母之愛其子。無不欲其入于善也。

天子敷言之訓。使我歸于皇極。則教我以正。而弗納于邪者。至矣。非民之父母。而何。王者無棄物。必欲人之盡其性也。今天子敷言之訓。使我安于皇極。則綱紀四方。而曲成萬物者。至矣。非爲天下王。而何。蓋不惟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言庶民則臣可知。皇極至此。則所以敷錫者。愈神。臣民至此。則所以錫保者。愈至。人君子萬姓。而君天下。其道孰有加于此哉。○按通章雖有建極造就敷言三項。然以建極爲主。而造就敷言。則輔成之者也。然造就敷言。固皆敷錫中事。

而敷言又卽造就時事。無甚先後。曰保極。曰無淫朋。比德。曰惟皇之極。曰羞行方穀。曰會極歸極。曰近天子之光。俱一般看。不分淺深。蓋隨事而著其理。非謂既保極。然後造就。既惟皇之極。然後敷言也。建皇極。正所以敘彝倫。此意亦不可少。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箕子說洛書第六疇。叫做入用三德。蓋王者以身建極。雖是一理。以德治世。約有三端。其一。是正直之德。蓋中正而無偏邪。直道而無私曲。無思無爲。垂拱而治。乃上

德也。故居第一。其二是剛克之德。政尚嚴明。教先振作。謂之剛克。君德以剛爲主。乃聖人所以宰制羣動。而齊一海內者也。故居第二。其三是柔克之德。政尚寬容。教先委曲。謂之柔克。以柔道理天下。亦聖人維世作人。不可廢者也。故居第三。夫三德之目如此。然其用則各因乎時宜。若天下太平。治安人心。風俗都好。這叫做平康之世。我則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雖有政教之施。而無剛柔之用。與天下相安于無爲治之上也。但人之習俗氣稟。每有不齊。而我之政教寬嚴。亦異其用于是有正治之者。焉有反治之者。焉。若遇着強梗不

順的人則利用剛以治之振之以威加之以法使之有所畏而不爲惡若是和柔委順的人則可用柔以治之錫之以福施之以恩使之有所勸而爲善斯二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因俗而異施所謂正治者也又有資稟沉深潛退過于柔者則激勵而進之柔而濟之以剛使之有所企而思及有高亢明爽過于剛者則裁抑而退之剛而濟之以柔使之有所俯而思就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因人而異施所謂反治者也然其爲用雖有剛柔之異治法雖有正反之殊要不過矯其偏去其蔽以同歸于平康正直而已譬之天道秋冬春夏舒慘異宜而皆一元之運雨露雪霜生殺異用而皆化育之行帝王所以代天理物其道莫要于此

此詳三德之疇首三句列其目也平康五句別其用也正直是恭已南面建極示人而不事威福抑揚之謂無爲乃聖人之本心故居一剛克是威以奪之而嚴明之政足以遏惡揚以進之而堅強之教足以起懦之謂剛以法天之健君德之所主也故居二柔克是福以予之而惠和之政足以濟弱抑以退之而和衷之教足以損過之謂柔以法地之順亦理天下者所不廢也故居三此三德之次第汎言治天下之德

不可就用因時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言之。平康之世。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蓋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比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稟皆中。而不偏。無所事于剛柔者也。則以正直之道待之。蓋與天下相安于皇極之中而已矣。強梗弗順。能進于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于極。和調委順。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于極。此因其習。僞之偏。而政以治之。所以納之于極也。沉深潛退。偏于柔。而不及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企而及焉。高亢明爽。偏于剛。而過于極者。則抑以退之。使俯而就焉。此因其氣。稟之過。而教以化之。亦所以納之于極也。氣稟以天言。習俗以人言。剛柔非必舉世皆然。猶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也。因時以制宜。隨俗以應變。皆所以維持皇極之意。○平康正直。如大舜苗格之後。成周刑措之時也。彊弗友剛克。如周公之瑟殷是也。變友柔克。如君陳之和。中是也。沉潛剛克。如求也。退故進之是也。高明柔克。如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箕子說人君欲行撫世之大德。當操御世之大權。若非

總攬乾綱于上以致權柄暗移于下又何以盡三德之用哉故爵祿慶賞所以施德于天下的叫做福這惟君得以作之蓋奉天道以命有德乃天子之事也刑罰征誅所以示懲于天下的叫做威這威亦惟君得以作之蓋承天意以討有罪乃天子之事也至于珍貴玉食之奉雖非人主之所尚然萬方之所以供一人者品物爲至貴也亦惟君得以享之蓋居天位食天祿亦天子之事也若在下爲臣子的于君上威福之施不過奉行而已玉食之養不過供獻之而已固無敢有竊君之福以市私恩無敢有盜君之威以報私仇亦無敢有僭用君之玉食而越禮犯分肆無忌憚者

此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馭世之大權蓋威福在已名分尊嚴然後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也福以命德言爵祿慶賞皆是威以討罪言五刑九伐皆是玉食是四海九州所常貢者與威福相因皆名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權字于惟作二字上見臣曰無有正見得惟字意蓋臣而上僭則君權下移矣還重君一邊威福不可以上文威福抑揚講比上節高一層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顏

僻民用僭忒

箕子又說人君權柄不可下移。下移自有其害。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壞法亂紀下陵上替大亂之道自此而生在大夫有家者必貽患害于而家諸侯有國者必致凶禍于而國由是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凡在朝有職位的人都習以成風固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凡在下的小民亦相率效尤僭妄過分而踰越其常矣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于此然則爲君者其可不操大權于已以表正萬邦乎

此甚言人臣僭上之患見人君不可不操其權也臣

指諸侯大夫言而字對武王言家國皆天子所統者故曰而家而國蓋皇建有極則威福玉食自天子出皇之不極則威福玉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必然之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凶害是攘奪刻剝家國不寧之意人字還是在位之小臣觀兩用字相對可見蓋用字猶因字意大臣法然後小臣威也在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臣相觀而化因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也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

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患也。註中固字亦字不可泥。誠使大權歸于一統而政柄不至于下移。則國家有紀綱。臣民有趨向。而正直剛柔。惟吾所用矣。尚安有陵替之患哉。是應變之治有三。致治之權則一。此維持皇極之要。而又用三德之旨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箕子說洛書次七疇。叫做稽疑。蓋以國有大事。人君雖是內斷于心。外詢于衆。然又必聽之于神。而其疑乃決。故或卜。或筮。以觀兆。或揲著。以起卦。稽考其吉凶之理。以定吾趨避之宜。皆所以決疑也。故謂之稽疑。然龜著之

所以靈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通鬼神之情。則卜筮者亦必得至公無私之人。而後能達龜著之意。故人君欲卜筮以決疑。必須簡至公無私心與天通的人。建而立之。爲大卜大筮之官。使他專掌卜筮之事。遇着國家有大疑不決。乃命這人或用龜。以上或用著。以筮。庶幾以至公之心。傳至公之兆。可以定吉凶。可以成事業耳。苟非其人。豈可以輕命之哉。

此詳稽疑之疇。自此以下五節。皆言稽疑之法。然天之意。非著龜不傳。而著龜之意。非其人不傳。故擇人以主卜筮。尤稽疑之要也。擇字重。建立字輕。所擇之

人是萃五行之理。而心與天通。會陰陽之靈。而德與天合者。蓋必得是人。然後可以紹天之明。以定天下之吉凶也。乃字亦重看。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使卜筮之。是臨時事。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箕子說卜之法用火灼龜。卽其所食之墨而變化以形。觀其所坼之文。而象數以見。有其狀滋潤而如雨者。其兆屬水。有其狀開明而如霽者。其兆屬火。有形迹疑似蒙昧而不明者。其兆屬木。有布散聯綿絡繹而連屬者。其兆屬金。有橫斜交錯如相尅之狀者。其兆屬土。此五者皆卜兆之體也。要之不外乎五行而已。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卜也。變化形于食墨之餘。象數顯于坼文之後。與五行之兆相配。潤澤而爲雨。開明而爲霽。是水火之兆也。蒙昧而不明。絡繹而不屬。是木金之兆也。左右交錯。彼此相勝。是土之兆也。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其類。應固可以知吉。其乖錯亦可以知凶。而稽疑于卜者有所準矣。五兆無一定之吉。而但觀事之所值何如。若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矣。餘倣此。

曰貞曰悔

箕子說筮之法用著草揲之三變而成一爻三爻而成
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叫
做貞外卦叫做悔如六爻之中有遇着老陽老陰則變
而爲別卦所謂支卦也那初得的本卦又叫做貞後變
的支卦又叫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
皆得之于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
之名外卦與支卦皆成之于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
悔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要之不外乎陰陽而已

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貞者事之幹有
事始之義悔者生乎動有事終之義二者非卦名乃

卦體也蓋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
當其奇耦之既具扞揲之既成則有貞有悔焉曰貞
者事方來而始著機乍顯而無爲于未動之卦則爲
在內之下爻于既動之卦則爲所遇之本體以宰萬
變以遇萬幾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曰悔者事已過而
後形幾已著而復變于卦之不動則爲外爻而上體
是居于卦之既動則隨所之而變體是值以通其變
以極其數紛然變動而不居也蓋有陰陽卽有動靜
之殊有動靜卽有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
悔統而觀之凡卦各一貞悔也因卦體以定吉凶而

稽疑于筮者有所準矣凡畫卦自上而下三爻爲內卦上三爻爲外卦卦有動爻而占者值之曰遇卦及動爻變爲他卦曰支卦卜兆本于五行則必心通五行者而後可命之以占卦主于陰陽則必德合陰陽者而後可命之以筮此稽疑之所以重擇人也

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

箕子說卜兆占卦之體合而言之總有七件兩霽蒙驛克貞悔是也分而言之則卜用兩霽蒙驛克之五兆占用貞悔二卦國家欲舉大事恐不能無過差則假此卜筮以推究之審吉凶得失之象決從違趨避之宜以求

免于過差是卜筮之體雖異而其用則同也

此推卜筮之用蓋上二節但以體言衍忒則其用也

凡七總而言之十五占用二分而言之衍忒卽是稽

疑人事指祭祀征伐等事推衍非待已過差而然是未然之事疑其或有過差而預以卜筮推衍之所以

斷其吉凶也○兩霽蒙驛克貞悔上文未曾露出占

字卜字連用幾個曰字一串敘來至此而始總之曰

凡七始明之曰十五占用二明五兆之爲卜用貞悔

之爲占用也傳註者于上文俱說破了則此十五占

用二似爲剩語作文者須要善體帖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箕子說稽疑之法既立至公無私之人以作卜筮之官及當占卜之時又必每事使三人共占之以相參考如卜則三人同卜筮則三人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何如倘三人皆以爲吉固斷乎其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凶二人言吉亦宜從其吉而行之蓋二人同則吉勝于凶雖有一人之異議固無妨也三人皆以爲凶固斷乎其不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吉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止之二人同則凶勝于吉雖有一人之異見未可憑也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矣此用卜筮之法也

此承上衍忒而示以聽卜筮之要也立時人卽前所擇建之人卜筮必立三人者蓋專以一人則見聞有限隅以二人則適莫難從故必三人占而後可以決其從違從二人之言者二人告吉則雖一人以爲凶亦在所必趨二人告凶則雖一人以爲吉亦在所必避蓋參諸衆而取其同也若三人言吉言凶皆同則不待言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箕子說稽疑之道固當取決于卜筮而其理之是非可
否在吾心亦自有定見是以國家有重大的事當行當
止疑而未決者必先自己以道理事勢裁酌其可否既
謀之于心矣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咨訪于卿士集
思廣益看朝廷上的公議如何又下問于庶民廣詢博
采看閭閻間的衆議如何然後謀之卜筮焉蓋人謀出

于有心不若著龜靈物至公無私尤爲可信故既祭之
于人已又須質之于鬼神乃命擇立之人循卜筮之法
灼龜以觀其兆揲著以玩其占觀其吉凶以決吾之從
違焉此稽疑之序也若這件大事汝心料度以爲可行
是汝則從矣及其卜之于龜則有吉而無凶筮之于著
又有休而無咎問之在朝而舉朝卿士皆無間言問之
在野而舉國庶民皆無異議是通幽明合上下無不翕
然而大同矣以此舉事將何所爲而不宜哉以言乎近
則多福集于君身康寧強健而安享太平之治矣以言
乎遠則福庇及于子孫遭逢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矣

大同之應如此若是謀之于已汝之心既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卿士庶民逆而未順然君謀與神謀相合亦爲吉也若是卿士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民情逆而未順然臣謀與神謀相合亦爲吉也若是庶民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臣意逆而未順然民謀與神謀相合亦爲吉也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于卿士庶民都逆而未順雖逆多順少本無可取但著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于內亦可獲吉但舉事于外則凶矣若是龜筮呈兆都與人謀相違總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難行悔吝憂危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倘或有所作爲則必遇凶咎矣夫謀慮必合于臣民者不敢自用而取諸人蓋其公也吉凶惟決于鬼神者不敢自信而信于天蓋其慎也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以定天下之大業舉動豈有不當者哉

此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疑五句是稽疑之序汝則從以下是稽疑之應也大疑指戎祀等事凡近有係于君身之休咎遠有係于子孫之禍福者皆是謀及乃心審諸已也謀及卿士庶人參諸人也謀及卜筮斷于神也蓋一人之見不

可以自是故參之于臣民臣民之謀猶出于有心故
決之于卜筮此自然之序也大同是通乎人已而無
二質諸鬼神而無疑之謂康強逢吉內畧點我祀意
講逢者會逢其適之意蓋當時所行使子孫得蒙其
庇也此稽疑大同之應上言卜筮于臣民之下者稽
疑以人謀為主神謀爲斷也此言卜筮于臣民之先
者決疑以神謀爲重人謀爲輕也自此以下則雖不
能大同而亦不害其爲吉者故君謀配于龜筮者亦
吉臣謀配于龜筮者亦吉民謀配于龜筮者亦吉謂
之吉者作內作外無不宜也至于龜筮一從一逆本
不可以舉事然筮猶出于人而龜則純乎天故亦可
以作內也若龜筮共違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蓋
皇極之君體天行事而龜筮則紹天之明者故以是
爲主以此衍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何所不決故
曰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箕子說洛書次八之疇叫做庶徵蓋以天人之理相爲
感通但觀天道之休咎卽可以驗人事之得失而其所
驗者又非一端所以叫做庶徵庶徵之目何如自陰陽

之氣交則蒸潤而爲雨自陰陽之氣散則開霽而爲暘
陰消陽長則氣煖而爲燠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爲寒陰
陽之氣相噓相拂則周旋鼓舞而爲風然雨暘燠寒風
都有恰好的時候若此五氣之來皆全備而無缺不多
雨而少暘不多燠而少寒又且各應節序如當雨而雨
當暘而暘無一不當此時是五氣順布而無乖戾矣將
見和氣流行品物生植雖衆草至微亦且暢茂條達而
極其蕃盛矣况其他乎若五氣失調節候乖錯極備而
傷于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致
于凶災如雨多則澇暘多則旱
則陰陽之氣有虧而物無以遂其性亦至于凶災如無
燠則慘無寒則泄是也夫歲功之成否係五氣之休咎
如此人君之于天道豈可忽哉

此下詳庶徵之疇此節只以陰陽五行講不可入五
事在內曰雨五句言五者之氣曰時句言五氣之候
來備其敘言五氣之順其時卽所謂休徵庶草蕃廡
則休徵之效也時字包得來備以敘之意來備以敘
一直說正應上時字言歲日月之內旣無匱乏又不
愆期也庶草是舉物之至微以例其餘對後百穀用
成等而言作效說極備極無反上來備以敘看凶字

對後百穀不成等而言反上庶草蕃廡看曰一者言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有一于此亦足以致凶也極備極無卽是咎徵凶卽是咎徵之害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箕子說天道之或休或咎非偶然而已皆由人事有以感召之人事有貌言視聽思之分天道有雨暘燠寒風之異故人事脩于下則天必有休美的徵驗各以類應如動乎貌者端莊嚴恪叫做肅是貌之德脩矣貌澤水

也而雨亦屬水故雨澤以時而順應之發乎言者順理成章叫做乂是言之德脩矣言揚火也而暘亦屬火故晴霽以時而順應之視無不明而昭然其有智是視之德脩矣視散木也而燠亦爲木之氣故暄燠以時而順應之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是聽之德脩矣聽收金也而寒亦爲金之氣故寒冷以時而順應之思能通微而德造于睿聖是思之德脩矣思通土而風亦爲土之氣故風以時而順應之夫五氣節調則化正順運此太平休美之事所以謂之休徵也人事失于下則天必有咎惡的徵驗各以類應如貌不能作肅而至于狂蕩是

貌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爲常雨蓋淫潦無節有類于狂也言不能作久而至于差謬是言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爲常暘蓋亢旱爲災有類于僭也明不足以決可否或至猶豫而寡斷是視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爲常燠蓋和柔之氣多有類于豫也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至躁急而寡謀是聽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爲常寒蓋栗烈之氣勝有類于急也睿不足察幾微至于蒙昧而眩惑是思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爲常風蓋陰霾之沴作有類于蒙也夫五氣不調則凶災立至而有荒歉瘡厲之變所以謂之咎徵也

上言休徵咎徵之應就在天者言此言休徵咎徵之由纔說到人事上休字時字應上來備其敘意咎字恒字應極備極無意言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爲休者由五事之得以致之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爲咎者由五事之失以致之也感應處只以五行分配蓋兩屬水而貌澤水也貌肅而嚴整自有滋潤之意故時雨應之暘屬火而言揚火也言久而條理自有開明之意故時暘應之視散爲木而燠亦木也視哲而有智則有昭融和煦之意故時燠應之聽收爲金而寒亦金也聽謀而能度則有藏密凝結之意故時寒應之

思通爲土而風亦屬土也聖無不通則有疎通旁達
之意故時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得而類應之也
貌不檢制爲狂狂則蕩故恒雨若言不合理爲僭僭
則亢故恒暘若視不哲則猶豫而不明故懈緩而恒
燠應之聽不謀則躁急而不密故縮栗而恒寒應之
不能聖則蒙蔽而不通矣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
故恒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失而類應之也蓋和
德備于已則和氣應于天人有乖德則天有乖氣乃
感應自然之理其實一德脩則五德皆脩一氣應則
五氣皆應但以其理言之不必泥也○按稽疑庶徵
古者天人之際流通如此易所謂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也如響是也漢儒于天人之際其言之庶幾者惟
董仲舒其後流爲災異之學如夏侯勝劉向京房之
徒乃事事爲之配合其傳會甚矣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箕子說人事之得失著于下則天道之災祥見于上感
應之理昭然不誣故凡爲君爲臣有代天理物之責皆
須視其休咎以省察所行的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
殊故其所省有大小之異王者欲省驗自己的得失當
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歲之利害者徵之若通計一歲之

問風調雨順寒暑適宜則可以驗君德之脩或水旱頻
仍災異疊見則可以驗君德之失蓋王者至尊無所不
統猶歲之統夫月日其任大則所係亦大故王之所省
者在于歲也王之下有卿士卿士欲省驗其得失當于
五氣休咎關係一月之利害者徵之以月終而考其月
一要則氣候災祥職業脩否槩可見矣蓋卿士各守其職
以贊王政猶月之積而成歲故卿士之所省者在于月
也卿士之下有師尹師尹欲省驗其得失當于五氣休
咎關係一日之利害者徵之以終日而考其日成則天
時順逆人事勤惰槩可見矣蓋師尹各司其事以承卿
士如月之中有日故師尹之所省者在于日也由是省
之而和氣應則交相勉焉而益蓋其所終省之而乖氣
應則交相儆焉而益脩其未備分猷共念上下一心斯
人事可以挽回天意雖轉災爲祥亦不難矣

此言君臣當隨分以省驗承上節言庶徵之休咎既
係于五事之得失則欲省五事之得失者當觀于庶
徵之休咎也省字貫卿士師尹而言正所謂念用庶
徵者三惟字重看見其分之各有所屬也王者如天
運于上則其分之尊猶歲之無所不統也故庶徵休
咎有係于一歲之利害者則王以是而省驗焉卿士

有調燮之責其分之統于王猶月之統于歲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月之利害焉師尹有撫辰之責其分之統于師尹猶日之統于月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日之利害焉謂之省者蓋以庶徵之休省五事之得而益勵于交修以庶徵之咎省五事之失而不忘于戒勅也不可以註中徵字就當省字看尊者所理大而要早者所理小而詳故其所省不同如此與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意相似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箕子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人相與之際有確乎其

不爽者故大而一歲之間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一一都應候而至無有變易其常度者這是人事克脩休徵協應其爲效驗豈淺淺哉故以歲功言之則百穀因此成熟而三農樂豐穰之慶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件件脩明法度彰而禮樂著矣觀之在朝則賢才效用凡俊民之隱伏者皆乘時自奮章顯在位矣觀之在野則室家胥慶比屋之間皆安居樂業同享平治康寧之福矣夫陰陽調而寒暑時五穀熟而人民育朝無廢政野無遺賢此和氣致祥之驗太平極治之時也然必由君臣上下五事克修致之豈偶然之故哉

此承上省驗而言休徵所感之效如此則五事之得
可知見君臣不可不以是而省驗也時字卽曰時之
時字無易者謂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而不愆其期
也應上來備其敘看正是休徵下四句則是休徵所
感應上庶草蕃廡看用字猶因字謂因休徵而致然
也百穀隨時而豐歉者今則因之而成焉天時有生
則地利有養也治道隨時而汗隆者今則因之而明
焉五辰旣撫則庶績其凝也賢人相時而進退者今
則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而指矣國家因時而否
泰者今則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而平康矣是五氣
之順布有以感之而實五事之交脩有以本之也王
與卿士師尹可不隨分而省驗哉又就禮樂法度等
事說家就國家說

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徵家用
不寧

箕子又說若小而一日一月之間大而一歲之內凡雨
暘燠寒風都非時而至變易其常期此人事不脩咎徵
之應也其爲害當何如哉以歲功言之則百穀都不成
熟而饑饉荐臻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昏亂不明而國
事日非矣觀之在朝則賢俊隱遁甘處側微而無用世

之志矣觀之在野則民苦無聊室家離散而皆不得安
其生矣夫人事不脩而咎徵之應如此固天道感應之
常然人君若能反身脩德則亦可轉災爲祥而咎徵將
變而休徵矣天人相與之際豈其微哉

此亦承省驗言咎徵所致之害如此則五事之失可
知亦見不可不省驗之意時旣易卽是咎徵應極備
極無看下四句是咎徵所致應二凶字俱與上節反
看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子說王者與卿士師尹其得失固徵于歲月日矣至
于庶民則其象如星蓋庶民無官守無責任亦無所省
驗爲休爲咎只係乎上人之得失其散處于下如衆星
之附于天一般所以說庶民惟星然星宿之中其氣類
相感都各有所好箕星主風故其性好風畢星主雨故
其性好雨亦如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
獨者皆欲得其所其爲好亦各有不齊也夫星之布列
于天雖各有所主而其成歲功占氣候則又在乎日月
之所經行次舍者而驗之日之行極南至于牽牛則爲
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月之行立冬與冬至經

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道觀其道行而寒暑之推
遷者可驗矣然日之從星不可見而月之從星爲可見
也月行到東北而入于箕則從箕星之好而爲風到西
南而入于畢則從畢星之好而爲雨觀其所從而氣化
之流行者可知矣夫仰觀于天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森羅布列莫微于衆星然至大者每從乎至微者之所
好而至微者有關於乎至大者之成功譬之庶民其位雖
卑其分雖微而卿士師尹所以布朝廷之命令以行乎
下者恒于斯察四方之幽隱以達乎上者恒于斯天道
人事一而已矣故兩曜順度則三光全而風雨時百官
脩職則萬民安而生養遂王者如天運于上安享無爲
太平之治矣

此言庶民無所省驗其休咎惟係乎上人之得失以
見在上者當勉也庶民句提起下詳言之星有好風
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
日月有常度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
言月從星之好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順本文
講完方繳正意在後庶民惟星處只云民麗乎土爲
卿士師尹之所統率猶星麗乎天爲日月之所經行
不必入有欲意箕星是東北之木宿列于心尾之下

者畢星是西南之金宿介于昴觜之間者星固有風
雨之好而遂其好者則在乎日月故以日月之行言
之日至牽牛月從黑道則行冬之令焉日至東井月
從赤道則行夏之令焉此固運于天者之常度而星
之好所由遂也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扇而成風以
從乎箕之好月行西南入于畢則蒸而成雨以從乎
畢之好獨言月者惟月爲可見也然星非真有所好
特氣數之所感日月非真有順從特行度之所次曰
好曰從不過卽天象之自然以明人事之當然者耳
夫星有異好而日月之有常度者能從其好則民有

異欲而卿士師尹之有常職者當從其欲能從之則
衣食足而知禮義五事脩而休徵應矣有近民之責
者可不勉哉言日月不言歲者冬夏所以成歲功言
卿士師尹不言王者卿士師尹所以成君之治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

箕子說洛書第九疇曰嚮用五福爲善者天必報之以
福而所謂福者凡有五件第一件是壽蓋人生必壽命
長久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一第二件是富蓋人生必
資財充足然後有以養生故富卽次之第三件是康寧

蓋人生雖有壽有祿若身心不得康寧則亦非福也惟
身體康健而無疾厄心志安寧而無憂患乃爲真福故
康寧又次之第四件是攸好德蓋人雖壽富康寧若不
知好善樂道亦非福也惟智識高明所好在德則心逸
日休自求多福莫要于此故攸好德又次之第五件是
考終命蓋諸福旣備善終尤難必須順受其正以盡其
天年而不死于非命乃爲完福故以考終命終焉此五
者皆天之所以福善也人君以此自勸而建極于上則
能歛福于一身以此勸臣民而使之歸極于下則能錫
福于天下矣

此詳五福之疇以緩急先後爲序五福兼君與臣民
言壽者天子萬年黃耆無疆也人情莫不欲壽而壽
實所以享諸福者故居一富者玉食不移廩祿是繼
也人情莫不欲富而富所以厚吾生者故居二康寧
者身無遘疾心無憂患之謂福以身安爲泰故居三
攸好德者作德日休順理自裕之謂福以道充爲貴
故居四考終命則體受而歸全存順而沒寧是福之
終也故居五人君以此自勸則有以歛福于一身以
勸臣民則有以錫福于天下蓋皇極之君不以一人
爲福而以天下爲福也君民雖並言實歸重君上自

天降福言則壽爲先自人致福言則好德爲本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箕子又說洛書第九疇又曰威用六極是說爲惡者天必報之以禍而所謂禍者凡有六件極不好的事第一件是凶短折蓋考終而壽人之願也若是橫遭凶害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人生之禍莫大于此矣故居第一第二件是疾蓋無病而安亦人之願也若是疾病纏綿身不康健則雖壽命常存而其情則甚苦矣故疾卽次之第三件是憂蓋人必心樂然後身泰倘憂愁抑鬱此心戚戚不寧則雖身體無病而其心則

無聊矣故憂又次之第四件是貧蓋人必用足然後無累倘貧窮空乏不能自存則俯仰無資而其生亦甚窘矣故貧又次之第五件是稟性之過剛而爲惡惡則悍然不顧而足以取禍故又次之第六件是稟性之過柔而爲弱弱則怯懦無爲而足以取辱故又次之爲善則獲福如彼爲惡則獲禍如此可不鑒哉然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之報應固昭然不爽若賞善罰惡執威福之柄以勸懲天下而助上帝之所不及是又人君法天而不私者也圖治者宜思焉

此詳六極之疇以重輕先後爲序凶短折者壽與考

周書
卷之六
終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德
之反弱亦謂之極者蓋弱則不能自強必墮于惡也
人君所以自懲與懲天下之臣民者不外乎此所謂
威用六極也大抵五福以人所最好者爲先六極以
人所最惡者爲先



